武當風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 准印证号（鄂）4200-2025559/连

2026年
/
第02期
总第 276 期

文学双月刊
湖北省优秀文学期刊



家山清音 / 国画 / 谷波作品

谷波美术作品





新富春山居图 / 国画 / 谷波作品

谷波，湖北房县人，国家一级美术师，职业画家，湖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房县美术家协会主席。2020 年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高研班进修学习。作品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 2023“ 轩辕情 · 中国梦 ” 中国画作品展、湖北省文旅厅指导、湖北省美术院主办荆楚回响——乡村振兴主题第三届全省画院优秀作品双年展；美术创作项目入选 2022 年度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美术创作重点项目扶持工程等。

盛唐風

NO.276

02

2026

文学双月刊

武當風

NO.276

主管：中共十堰市委宣传部
主办：十堰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顾问：汤红兵
编委：李占富　李　葵　庹明生　程　臻
高阳萍　黄新霞　罗　丹　王　林
邵义光　李永涛　李发山　赵伯贤
赵　虹　凌智民　操建华　高凌云
潘海波

主　　编：李占富
副 主 编：庹明生
责任编辑：柯又嘉

特邀编辑：潘能军　段吉雄　牛少博　毛培斌
封面作品：谷波

地址：十堰市政务服务中心
邮编：442000
电话：0719-8109675
投稿信箱：wdwx163@163.com
印刷：十堰市东赢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时间：2026 年 4 月
印数：1000 本
法律顾问：湖北延津律师事务所　郭书兵

赠阅范围

◆ 省文联、省各文艺家协会，
全省各地市州文联及部分刊物编辑部；
◆ 北京市及其区县文联、作协；
◆ 市直有关单位及部门负责人；
◆ 全市各文艺家协会，各县市区文联、作协，骨干作者。

02
2026
文学双月刊

contents

目录

声明:《武当风》谢绝一切 AI 生成的投稿

虚构

005 守岁 | 秦祖成
014 承重墙 | 兰善清
026 活路 | 杨仕佼

非虚构

043 满耳草鞋 | 华元国
046 森林公园的眼睛 | 杨怀玉
050 顺爷之逝 | 尚宏厅

汉诗

055 春天写给冬天的回信(组诗) | 蒲阳河
059 五十米月光(组诗) | 张泽雄
065 失眠后遗症(组诗) | 马帮
071 一只迷失的鸟(组诗) | 张静
074 春日来信(组诗) | 吴双琴

专栏

078 爱在高高的草丛 | 苏瓷瓷
083 那个守着老虎洞的人,把善意熬进了山风里 | 段吉雄

评论

088 《老生》的民族性与互文性 | 龚道臻

封面

F1 家山清音
F2 新富春山居图
F3 坐看家山云起时
F4 墨韵乡村映春晖

虚构

守岁 | 秦祖成
承重墙 | 兰善清
活路 | 杨仕佼



秦祖成，湖北竹溪人。业余读书写字，善从世俗中发掘小说视角，作品散见《北京文学》《长江文艺》《福建文学》《湖南文学》《雨花》等刊，著有长篇小说《绣故乡》（湖北省作协第三届长篇小说重点扶持项目）。

守 岁

◇秦祖成

丁大壮往火炉里添炭块。他要把炉火燃旺，旺到能映红半面墙。

今天是除夕，他要围着这一炉火守夜，他们这里叫“守岁”。这是丁大壮从记事起，就从没断过的规矩。

吴前贵神不知鬼不觉地猫进来，搓着手凑近炉子：“老丁，你这火可真够旺的，今年你要大发啊！”

丁大壮斜眼一瞥，笑骂道：“都快入土的年纪了，还发个么子？”又故意调侃说：“这大过年的，你空着俩爪子来蹭火，好意思？”

吴前贵嘿嘿一笑，跟变戏法似的从棉袄里掏出一个酒瓶，在炉火前晃了晃：“哪能啊！你瞅瞅这是啥？”接着，咣啷一声顿在桌上：“儿子从省城带回来的。”

丁大壮扫了一眼，鼻子里哼出一声：“哟，才半瓶。你儿子是怕你喝多了吧？”

吴前贵赶忙凑近，压低声音：“团年饭桌上人多，我就藏了这半瓶，专门留着跟你喝。”

丁大壮哼了一声，嘴角却忍不住翘起来：“咋，今儿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吴前贵尴尬地笑着：“咱俩好些年情谊了？这酒不跟你喝，跟哪个喝？”

炉火映得堂屋一片暖红。丁大壮倒上酒，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微微晃动。他递给吴前贵，声音低哑：“老吴，新年

快乐!”

吴前贵接过酒杯，没急着喝，先在掌心焐了焐。然后轻轻抿了一口，咂摸着滋味，半晌才笑道：“这酒，够醇。”

丁大壮起身去厨房，摸出一袋花生米、一袋兰花豆，还从坛子里捞了一盘酸白菜，放到炉边桌子上。他把花生米往吴前贵面前推了推：“莫嫌弃，将就着吃。”

吴前贵心里一酸，但脸上没表露出来。他清楚着呢，往年这时候，丁大壮儿子、儿媳、孙子都回来了，屋里闹腾得像开了锅，热闹得很。隔着条河，吴前贵都能听到他家的欢声笑语。

可今年，屋里静得只剩炉火的‘噼啪’声。丁大壮盯着火苗，突然开口：“老吴，有啥事你就直说，跟我还绕么弯子？”

吴前贵摇了摇头，犹豫了一下，一脸真诚地说：“我想到你一个人，来陪你守岁。”

丁大壮摸不透吴前贵是风凉话还是真心话，直截了当地说：“小景没在，我一样要过年，一样要守岁。”说着，端起酒杯：“日子照样要过下去。”

“小景他……目前啥情况？”吴前贵试探着问。

丁大壮沉默了一阵子，没有回答他。吴前贵也没再问了。两个人嚼着花生米，慢慢抿着杯中的酒。

炉火噼啪作响，映得两人的影子在墙上轻轻摇晃。丁大壮伸手去拿酒瓶，不小心碰倒了桌上的一个旧木盒，几张泛黄的照片散落出来。

吴前贵弯腰去捡，手指触到照片的一角，突然顿住了。照片里，丁大壮和丁小景靠在老槐树下，笑得没心没肺。

丁大壮的手悬在半空，吴前贵赶忙把照片放回盒子里。

酒意上头，吴前贵话也多了：“老丁，小景机灵着呢，很快就会东山再起。”

炉火突然爆出一颗火星，映在丁大壮的脸上，又很快暗了下去。

电视里，春晚开场舞正喜庆热闹，可他们谁也没看进去。

酒液在灯光下泛着微黄的光，像是一段陈年的心事。丁大壮盯着酒杯，酒面荡起一圈涟漪，又很快平静下来。“那个屋基，你要是不松口，说不定小景现在过得挺好。”

吴前贵噘着嘴：“你还埋怨我呢，要不把屋基给你们，丁小景能发财？”又咧开嘴笑着说：“我那块地，发人得很。”

丁大壮冷着脸，眼神像刀子一样刮过来：“我就是不想他发财。”

“要不是想到小景要娶媳妇，说天我都不得答应。”吴前贵磕了磕烟袋杆子，卷了一袋烟，把烟袋窝伸向火炉，咂巴起来。

那块地是吴前贵的菜园。

地边矗立着一棵老槐树，树干粗粝，树皮皲裂，像个沉默的老人，守着这片小小的天地。

吴前贵每天经过老槐树，都要在树下

站一会儿，粗糙的树皮硌着他的掌心，带着阳光晒过的暖意。有时，他会蹲下来抽一袋烟，烟雾缭绕中，仿佛看见儿子小时候，踮着脚在树干上写下的歪歪扭扭的名字——吴晓松。

当年，就是在这棵老槐树下，丁大壮拎着两瓶烧酒来找他，脸上堆着笑，眼角却挤出了几道褶子："前贵，这块地风水好，你让给我吧。"

吴前贵手里的烟袋锅子顿了顿，火星子差点掉在鞋面上。他抬头看了看老槐树，又低头盯着自己的脚尖："这地，我还打算以后给晓松盖高楼呢！咋能给你呢？"

"你家风水宝地多的是，晓松盖楼看得上这屁股大块边角地？"丁大壮的声音突然低了下来，像是被什么东西哽住了喉咙。他搓了搓手，又补了一句："小景等着新房娶媳妇呢！你就行行好吧，我用三亩良田跟你换。"

吴前贵没说话，只是用烟袋敲了敲老槐树的树干，发出"咚咚"的闷响。他深吸一口气，烟袋里的火星子又亮了起来："老丁，我得跟桂芬商量商量。"

桂芬正在灶台边做饭，听见脚步声，头也没抬："商量啥？又是那块地吧？"

吴前贵蹲在门槛上，眉头紧锁。他盯着地上的一只蚂蚁，声音低得像是在自言自语："老丁要用三亩良田换，说小景等着娶媳妇。"

两人正说着，丁大壮左手提着一壶酒、右手拎着一只老母鸡，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他额头上还挂着汗珠，一进门就喊："前贵，你这巴掌大块地，就种了几棵辣椒和几支茄子，要是能成全小景的婚事，也算是做了一桩天大的好事！"

第二天，丁大壮又来到地边找到吴前贵。吴前贵盯着那棵老槐树，树干上的纹路像是他爹粗糙的手掌。他绕着老槐树走了三圈，每一步都踩得泥土微微下陷，仿佛在丈量自己心里的分量。最后，他背对着丁大壮，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行吧，地——给你。"又突然提高嗓门，像是要把心里的不甘都喊出来："但槐树，你得留着！"

丁大壮走到槐树前，伸手摸了摸皲裂的树皮，胸脯拍得山响。

阳光透过树叶，斑驳地洒在两人身上，像是给这个约定盖了章。

可让吴前贵意想不到的是，房子动工那天，他远远看见那棵老槐树倒在地上，被锯成几截。

吴前贵冲过去，声嘶力竭地喊："我的老槐树啊，咋能砍了呢？"他的声音像是从胸腔里硬生生撕出来的，连空气都跟着颤了颤。

丁小景站在一旁，手里拿着卷尺，头也不抬地说："挡在大门前，不吉利。"他的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讨论今天的天气。

那一瞬间，吴前贵仿佛听见了什么东西在他心里裂开的声音。他蹲下来，抓起一把混着树屑的土，攥得指节发白。

丁小景走过来，用卷尺戳了戳地上的树桩，语气轻飘飘的："吴叔，别愣着了，帮忙把树根挖了吧，明天还要打地基。"

吴前贵脸色铁青，手开始剧烈颤抖，呼吸越来越重。他猛地站起身，一把推开丁小景，吼道："狗日的，你咋能把老槐树砍了呢！"

丁小景被推得踉跄了一下，冷笑一声："这地我们可是花大价钱换来的，砍棵树咋了？"

吴前贵盯着地上那截被锯断的树桩，老槐树的年轮像一圈圈无声的控诉。他弯下腰，捡起一块树皮，上面还沾着新鲜的树脂，像眼泪一样黏在他手上。

吴前贵的手抖得更厉害了，那块树皮在他掌心碎成了渣。他抬起头，眼睛通红，像是被火燎过："这树……是我爹亲手种的，它活了六十年，比你的命都长！"

丁小景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语气轻佻："吴叔，不就是一棵树吗？用得着上纲上线？"

吴前贵盯着丁小景，突然将手里的树皮碎屑狠狠扔向他，又朝地上狠狠吐了口唾沫，头也不回地往村口走。他的背影佝偻着，像那棵被砍倒的槐树一样倔强。

风卷起地上的木屑，打着旋儿，像是老槐树最后的叹息。

吴前贵抿了口酒，眼神有些飘忽："老丁，当年小景那栋小洋楼，气派得很啊！"

丁大壮顺着吴前贵的话回道："那还不是多亏你成全。"

吴前贵接过话："可惜，那栋小洋楼，曾经是村里的骄傲，如今变成了一条高速路。"当年，高速路经过村里，丁小景的小洋楼被征了。

丁大壮突然笑了，指了指窗外："路是没了，可你听，现在半夜都能听见车在高速上行驶的动静。"

吴前贵愣了一下，也跟着笑了："是啊，以前嫌吵，现在倒觉得，有声音总比死气沉沉强。"

正说着，远处传来一阵引擎的轰鸣，由远及近，又渐渐消失。

丁大壮往炉子里添了块炭。火光跳了一下，映出他眼角的一道皱纹。

修高速路拆迁那会儿，村里闹得最凶的就是老吴和老丁两家。

补偿款一下来，吴前贵就堵在丁大壮家门口，嗓门震得树上的麻雀都飞了："这是我的地，就这么便宜你？当年那棵老槐树的账，我还没跟你算呢！"

丁小景站在台阶上，嘴角挂着一丝讥笑。他慢条斯理地掸了掸西装袖口，声音冷得像块冰："屋基是拿我家三亩良田换的，楼是我一砖一瓦盖的，钱是我一分一分挣的。你眼红么子？"

吴前贵指着丁小景，手指微微发抖："你昧着良心说，我这块地算不算风水宝地？自从你建了村里头幢小洋楼，你生意顺，媳妇换了好几个。现在赚大发了，说翻脸就翻脸不认账了？"

丁小景寸步不让，不想让吴前贵占到任何便宜。

村人的闲话像刀子一样，从四面八方捅过来。有人说吴家眼红病犯了，见不得别人发财；有人说丁家翅膀硬了，过河就拆桥。几十年的交情，就这样在唾沫星子里泡得发烂。

村口的老槐树下，三三两两的人聚在一起，指指点点。有人摇头叹气，有人幸灾乐祸地笑。就连孩子们也学着大人的样子，编了顺口溜，在两家门口跑来跑去地唱。

丁大壮曾私下劝儿子："要不，多少给老吴家补偿点？"那时候，丁小景已经在城里开了公司，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丁小景摇头："爸，这口子一开，后面就收不住了。"

后来，吴前贵老伴桂芬住院，丁大壮揣着一万块钱，趁夜去了医院，悄悄把住院费缴了。

再后来，吴晓松在城里买房，丁大壮又偷偷送去两万。

钱不多，但这份情，老吴记下了。

后来的事情，像是写好的剧本。丁小景因受贿罪，被判了刑。公司倒了，人关在里头。

消息传到村里那天，吴前贵正在院子里劈柴。斧头举到半空，突然停住了。他站了很久，最后把斧头轻轻放下，拍了拍手上的木屑，什么也没说。

他跑到屋后，看到正在劳作的丁大壮，又默默转身回到了家中。这个消息，突然让他坐立不安，他叫住桂芬："听说，小景抓起来了。"

桂芬手里的簸箕差点掉在地上，她张了张嘴，最后只叹了口气："造孽啊。"突然又压低声音："晓松这孩子——到底还是没忍住……"

吴前贵猛地瞪了她一眼，声音里带着一丝慌乱和强装的镇定："你也别给自家泼脏水。鬼晓得是不是……"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兴许是他前妻告发的呢。"

桂芬没再说话，只是默默地把簸箕里的豆子倒进盆里，水声哗啦，像是要把那些没说出口的话都冲走。

吴前贵转身进了屋，从柜子里翻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丁大壮这些年悄悄送来的钱。

他拿着布包，又去了屋后。丁大壮还在弯腰干活，汗水顺着他的脊背往下淌。吴前贵怔了怔，走过去，把布包塞进他手里："老丁，这钱你用得上。"

丁大壮手里的锄头咣当一声掉在地上。他慢慢蹲下来，抓起一把土，攥在手里，越攥越紧。土从指缝里漏下去，像时间一样抓不住。

他转身往屋里走，脚步很慢，像是每一步都在和什么较劲。

吴前贵跟在他身后，看见他肩膀微微发抖，却始终没回头。

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田埂上，像两条沉默的河。

远处，高速路上的车灯像流星一样划过。

有一年春节，丁大壮去了城里小景家过年。

吃罢团年饭，家里陆陆续续来了人，夹着皮包，拎着礼盒，一进门就拱手："老爷子，给您拜年啦！"客人刚落座，小景就掏出一沓沓红票票，那几个人围上麻将桌，玩起了牌。

丁大壮注意到，除了那四个玩牌的人，还有位扎着辫子的小丫头，白白净净的，忙前忙后地泡茶递点心。小景看她的眼神有点不对劲，她看小景的眼神似乎也不对劲。

有意思的是，那几个玩牌的，自摸一把就塞给丫头一张红票子。

孙子好像和她很熟，非要拉她一起打游戏，那丫头凑过去，小辫子垂在耳边，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

满屋子都是生人的笑声，丁大壮感到浑身不自在。他起身，儿媳正盯着电视，像个局外人。他扫了一眼那丫头，心里开始责备小景：不能有几个臭钱就学坏……

丁大壮觉得无聊透顶，默默走向阳台。窗外，城市的霓虹闪烁，灯火此起彼伏，却听不见一声鞭炮响。他从口袋里摸出老年机，拨通了吴前贵的电话。电话那头，鞭炮声和孩子的笑闹声混在一起，格外热闹。

"老吴，我这儿……有点事。"丁大壮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屋里的人听见。吴前贵在那边嚷嚷："啥事啊？在城里过年，很时髦吧？"

儿媳看他在屋里晃来晃去，瞥了他一眼，语气里带着催促："爸，这都几点了，赶紧去睡吧！"

丁大壮头也不抬，声音闷闷的："今儿是除夕，我要守岁。"

儿媳叹了口气，转身去看孙子打游戏。丁大壮发现，儿媳和扎辫子的小丫头很熟络很热乎，头挨着头看手机，有说有笑。

丁大壮摇了摇头，百思不得其解。

回到老家，丁大壮就迫不及待地和吴前贵分享起在城里过年的经历。"简直像坐牢，真没意思。"

吴前贵听丁大壮讲着，不时插话："小景出钱供他们打牌？"他眼睛瞪得老大，像是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

丁大壮回应道："是啊！那钱也不是大水打来的，看着都心疼。"他摇了摇头，脸上的皱纹更深了。

吴前贵好像对那个小丫头很感兴趣，好奇地问："递杯茶就能收钱？"

丁大壮嘀咕着，眼皮都没抬："不是啥，自摸一把给她一张，眨眼工夫就能收好几张。"

吴前贵猛吸了一口烟，烟雾缭绕中眯着眼说："这钱来得，比地里拔萝卜还快。"

丁大壮扑哧笑了。

吴前贵继续追问："那丫头和小景，到

底是什么关系呢?”

丁大壮气不打一处来，嗓门高了八度：“管他们么关系，跟我们屁关系?”

吴前贵咂了咂嘴：“小景这娃子，真是有福啊!”又满脸沮丧，声音闷闷的：“晓松那榆木疙瘩，要是能把小景的本事学个皮毛，也不至于到现在还打光棍。”

炉火开始变暗，丁大壮起身，从墙角铲了一撮煤块，倒进炉子里。

院门吱呀一声，一个裹着厚棉袄的身影走了进来，是桂芬。她手里提着保温桶，里面盛着热气腾腾的饺子：“老丁，守岁不能少了饺子啊。我刚包的，尝尝，韭菜鸡蛋馅儿，香着呢!”

保温桶一打开，韭菜饺子的鲜香混着热气扑出来，瞬间填满了屋子。桂芬一边摆碗筷一边唠叨：“你俩大老爷们儿，光知道喝酒，胃还要不要了?”

丁大壮赶紧起身：“桂芬，快来烤火。火旺着呢!”

吴前贵高兴得合不拢嘴，端起碗就叭啦了起来：“我就好这一口。还是我老伴体贴人。”

丁大壮一口咬掉半只饺子，接过话：“你可不光好这一口。”

吴前贵咯咯笑着。端起酒杯，“来来，搞一杯，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他们吃着饺子，桂芬摆起了果盘。都是自己制作的糕点零食，有米花糖、苞谷花糖、花生糖，好几样。这都是自己熬出来的麦芽糖，这多年，每到过年他们都做这些糖块儿。

丁大壮记得，以前老伴还在时，每年也要熬一大锅糖，小景可喜欢吃哩!熬一锅糖，要花费大半天，烧好几灶木柴。小时候，小景就站在灶台边，盯着锅台的水啥时变成糖，老伴把一个白萝卜切成四条，放进糖锅里。萝卜慢慢变成酱色，在锅中翻腾着，像在欢快地舞蹈。小景急切地说：萝卜早煮好了。丁大壮一边往灶里塞柴火，一边说，急不得，汁水不进去，萝卜没甜味。大约一个多小时，老伴才把萝卜捞出来，晾在盘子里，小景连忙用筷子插住，尽情享受糖萝卜。糖熬制出来之后，再把做好的冻糯米、苞谷花、小米做成糖块，待到过年时，用来招待客人。

桂芬看着两个男人吃得香，自己也笑了。她拿起一块米花糖，掰成两半，递给丁大壮和吴前贵：“尝尝，今年的糖熬得特别脆。”

丁大壮接过糖块，咬了一口，甜味在嘴里化开。他恍惚间又看到了老伴和小景站在灶台边的身影，糖锅里翻腾的萝卜，还有小景那迫不及待的眼神。

他忽然觉得有了年味。

丁大壮从灶台摸出几个红薯和一把核桃，小心翼翼地摆在火炉边。

吴前贵瞥了一眼，笑着说：“老丁，还是你懂，守岁没这个总觉得缺点啥。”

丁大壮低声说：“老伴在的时候，总

说这红薯得烤到流糖汁才香。”红薯皮渐渐裂开，糖汁渗出来，滴在炉灰里发出“滋滋”声响。

吴前贵用火钳夹起一个红薯，掰开，热气腾起，甜香扑鼻。他咬了一口，含混不清地说：“嗯，真甜。”

丁大壮捏着半块红薯，糖汁沾在手指上，黏黏的。他笑着说：“跟桂芬烤的一个味儿。”

吴前贵哈哈一笑：“那可不，桂芬的手艺，全村谁比得上？”两人碰了碰酒杯，一饮而尽。

桂芬接过话，眼神里带着回忆：“小时候村里孩子都爱吃，一到冬天就围在灶台边等。特别是小景，可喜欢吃这烤红薯呢！”

吴前贵手里的酒杯顿了一下，瞪了桂芬一眼：“小景好着呢，咱不说这个了。”

丁大壮掸了掸烟灰，语气平静地说：“年轻人栽跟头，很正常。不吃亏，咋能长见识？”

见丁大壮一副无所谓的表情，桂芬还是没忍住，试探着问：“会不会是……有人告了密？”说完，她的眼神和吴前贵碰了一下，又迅速躲开。

丁大壮笑了笑，“没做亏心事，还怕鬼敲门？”他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两下：“就算哪个告了密，他心里也不比坐牢的好受。”

吴前贵的手一抖，一只饺子滑到碗里，溅起几滴汁水，喷在他脸上。他的脸突然红了，支吾着说：“会不会是那个小丫头闹掰了？或者前妻告发他？”

丁大壮放下手中的筷子，目光落在吴前贵脸上，声音沉甸甸的：“希望晓松不要学小景，要走正道。”

吴前贵心里咯噔一下，声音有些发颤：“晓松这娃子，要是做错了啥事，还要靠你这当叔的多担待担待。”

桂芬悄悄扯了扯吴前贵的袖子，跟着说：“你大人不记小人过。”火苗在她眼里跳动，像是在等一个答案。

丁大壮不解地看着他们，眉头微皱：“晓松不就是没带个媳妇回来吗？你们把他说得好像犯了什么罪一样。”

桂芬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嘴角微微上扬：“晓松缘分浅，这事急不得。”

吴前贵也跟着点头，声音终于轻松了些：“确实不小了，我们也着急啊！”

辞旧迎新的钟声敲响，道场里，丁大壮和吴前贵点燃了一挂鞭炮。鞭炮和鸣，炉火正旺，新的一年正式到来。村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眼里映着火光，守候着新一年的希望，心里满是期盼。

丁大壮却垂着头，掰着手指一件件数落：“这一年，过得比较窝囊。”

吴前贵赶忙打住他，“大过年的，可不能垂头丧气。”他用火钳拨了拨炉子里的炭，火星四溅，蓝色的火苗“呼”地蹿起来，像一缕烟花。

“日子不都是这样吗？”吴前贵的声音

低沉却有力，“哪有一直顺头的事？你看这炉火，暗了再燃，旺着呢！咱这日子，也是一样。”

丁大壮往炉子里添了块炭，火星噼啪作响。他笑着说：“你可以好好总结一下。”每年守岁的时候，他们都会像对账本一样，认真盘点这一年的得失。

吴前贵搓了搓手，炉火映得他脸上泛着红光。他一脸真诚地看着丁大壮：“其实我也没啥总结的。这一年也很平淡。”他指了指炉火边正打盹的老伴，“我和她没大病，儿子工作平平淡淡，都是中规中矩的。”

“这日子，挺好。”丁大壮端起酒杯，和吴前贵碰了一下。酒液在杯子里晃了晃，映着跳动的火苗，像极了他们这一年平静却温暖的生活。

“老丁，许个愿吧。”

丁大壮又往炉子里添了块炭。火苗“噼啪”一声，窜得更高了。他盯着炉火，沉默了一会儿：“以前，我总盼着儿子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孙子学业有成、万事如意。”他搓了搓手，平静地说：“可今年，我只希望——平安。”

吴前贵映着炉火祈祷：“愿全家人无灾无病。儿子早点带个媳妇回来……”

丁大壮听着，心里暖融融。他忽然觉得，这些看似平常的愿望，才是最珍贵的。他端起酒杯，和吴前贵轻轻一碰：“平安是福。”

吴前贵盯着炉火，火苗在他眼里跳动。他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平平常常的日子，就挺好。”

这时，吴前贵从兜里摸出一个皱巴巴的红包，塞到丁大壮手里：“老丁，这是给孙子的压岁钱，你替我收着。”

丁大壮捏着红包，喉结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点了点头。

炉火“噼啪”响了一声，火星溅到吴前贵的裤腿上，他拍了拍：“这火，能一直这么旺着就好。”

手机响起《好日子》的旋律，丁大壮接起电话，是已经上大学的孙子。孙子在那边笑着说：“爷爷，你在守岁吧！”

丁大壮“嗯”了一声，喉咙突然有点发紧。

孙子接着说：“爷爷，我也在守岁呢。”

丁大壮捏着手机，手指微微发抖。他支吾着问：“你们，都好吧？”

孙子在电话那头声音清亮：“好着呢！”顿了顿，又说，“新的一年，我们都平安吧！”

丁大壮和吴前贵相视一笑。炉火映着他们的脸，皱纹里藏着岁月的故事，影子在墙上轻轻摇晃，像极了他们这一生走过的路。

远处，新年的第一缕晨光，悄悄爬上了窗棂，与满屋的灯火交相辉映。



兰善清，湖北郧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笔照心海》《我写故我在》《万古一地》，作品见于《中国作家》《人民日报》等报刊。

承重墙

◇兰善清

是的，菁菁眼里，每天都是新的，无论太阳月亮。

穿过重重楼缝，霞光璀璨盈窗。菁菁舒舒双臂，不由自语：好快，又周末了。不是老公要一起走走，就加会儿班，把几个材料一鼓作气写完。写完了，副科长那个材料，还一鼓作气。干工作是个不用发牢骚的事情，有事情干，有干不完的事情，才是需要。需要不是很好吗？何必说累？稳定的薪资稳定的到卡，这就够了。人不就为的这个？人上人、人中人、人下人不都为这个？马云也领工资呢！小富即安，财富小小的自由！吃的，喝的，今去了，明来了！

鱼鹰饿了捉鱼，人饱了干事！

想不明白，科长、副科长，还有莲姐他们，总幽怨，总嫌事情多。局长一安排，就情绪。先叹，后怨，又叹又怨，任务就到我这儿了。上班好被动，被拧着，干早干晚，没幸福指数，总说昨天今天明天重复得没理由。我还没入行？还在入职童真期？没到疲惫期？推给我不是啥坏事啊，总期待任务到我这儿呢！做完一件事，是不是我的，都有份成就感，良心感。对得起我要对得起的，对得起这稳稳定定的安稳与安心。

1

思路往往不能被扰，尤其材料。

边动脑，边回微信，一心二用，估计一次着手七部小说构思的张恨水大师也手足无措。早前，闺蜜虹又给哭诉，天天回复她微信，手头材料都时断时续。几天来可以完成那个大材料的，都因闺蜜虹的家事分心。又不能不给纾解，毕竟中学以来密友。闺蜜虹从与丈夫协议离婚，到实质离婚，七年之痒才痒罢一年，日子彻底过不下去。到今天一个东一个西，孩子在彼此对峙中读书都成了问题。这周在爷奶那边，下周在姥姥姥爷那边，晚上辅导没人过问，只有老师的责问。辅导班也没钱上了。怎么帮她？咋给点实质有用的治愈？说来说去，都是无意义的重复，重复得她更加无助。

大学毕业考公，考了几次，泄气了，一把火书籍资料焚火。心想到处都是路，何必一条道？中考高考把人烤煳了，不受这个洋罪了！闺蜜虹与男友马仔相约，一个开装潢公司，一个到设计公司。起初都顺风顺水，还约我去马仔那公司。我想越是好友越不扎堆，在一起，就成了刺猬。去一家合资企业谋了份工。干了几个月，带班大姐说，菁菁啊，这儿干下去，只怕连个合适老公都找不下。一天到晚，除了机器轰鸣还是机器轰鸣，嗓子眼儿都干的，哪有甜蜜声音谈情说爱？老板定了许多内部条条，三个月后你就知道了。是这样吗？是的！少得可怜的薪资，到卡不及时还不说，还多的多少的少，明明白白不公。这不是我想要的，也不是能要的，不加思索辞了。

闺蜜虹和她的马仔干得如火如荼。

马仔与两个合伙人，理论和实践各有优势，各自发挥，业务纷至沓来。很快马仔就买了豪车，被兄弟恭维大老总，派头十足起来。闺蜜虹在她的公司也很不错，天是天，地是地，一种顶天立地的挺直感。那年一起去韩国游，他们一身名牌。青瓦台前漫步，马仔与虹特意绕后山瞅瞅，十分不解。哪有破败风水，总统们咋就好干无事地就没好结局了？

还在为他人担忧，回来不久各自企业都撑不住了。

2

合伙人精明，却阴邪。私下里，账都进到自己名下。

马仔以大老总的胸襟，真诚看待合伙人行为，认为他们那样做肯定是有道理的，得信任才是。公司账户有出无进了，两个兄弟很不兄弟地悄然走了。车启动不了，马仔崩溃。员工一夜风云散。客户来追业务赔偿，一次次司法传讯。马仔脱相，脸都走形了，看得恐怖。正此时，一个工程收尾，为马仔坚守的一个员工从脚手架上摔下，治疗与赔偿，让马仔陷入资金天坑。抵车，还不够。为给虹保住一套房，

假离婚。虹所在企业眼看也不景气，适可而止跳了，另个单位做了劳务派遣，每月好歹两三千。她说马仔，我的男神，你好好的，走出门，一切都还有路。别窝在屋里，一门不出，二门不迈，傻子呆子，人彻底废了，孩子靠谁？我们都还年轻，年轻最大资本，什么都干比什么都不干强一万倍。开个出租吧，挣个千儿八百也是钱。马仔耳朵堵死。虹彻底没有口舌了，他们认认真真离婚了。

虹也快撑不住了。亲人一个个劝，劝她要放平心态，人活的都是心态。好心态，啥事没事。虹没好气，你们好心态，你们站着说话，换我试试？不要跟撂天地里的人说心态！我还有心态？没心没肺是吧！因为选择，因为苦难。

一夜到亮，一天到晚。马仔一动不动，窝在父母客厅，与电脑里乱七八糟游戏为伴。不敢近前，父母扒着门缝侧耳听听电脑还有动静，才敢睡觉。孩子归他，一来就轰到一边。阴郁的脸，孩子吓得哆嗦，更不说做作业。虹只好下班了赶去陪孩子，安顿孩子睡了，连夜赶回住处。怎么也睡不着时，想起菁菁。只有菁菁，可以让她能有一两小时的瞌睡。菁菁咋能不半夜三更地给予回复？直到刚刚虹发来信息，说马仔让她去把孩子带去，他要去广东，虹才精神立马大好。马仔走出来了！菁菁抚慰虹的担子眼下终于可以放放了。

每每安抚了闺蜜红，菁菁都要不由自主地注目她那一屋子考公书籍和复习资料。

柔和灯光下，约略有些泛黄的纸页哗啦啦地迤逦眼前，一无例外地标识着汗水和时间以及无法估量的酸甜苦辣。夸张么？一点也不！说是数倍中考、数倍高考、数倍会试殿试的煎熬，似乎也不过分。心想虹和马仔跟自己一样坚持坚持，考公也许过来了，也不至于这样了。

一屋子资料，老公啥时候都在说占屋子，给收废纸的，三两百块可以卖的。卖了，腾腾空间。支个麻将桌，放个煮茶喝茶的宋代美学楠木茶桌！菁菁说，你是这样想的吗？从早别把发达了的人臭习气弄来。别说三百两百，三四百万也不卖。一辈子守着，我的承重墙。没它，支撑没了。它支撑我，支撑你，也要支撑以后孩子和其他亲人一路。

可是，咋说也支撑不了闺蜜虹和马仔了。

他们看到会伤心，属于他们那堆资料与考公路，早已不在人生的托盘里了。

3

又想起了考公。

八年，不折不扣八年，一个全国人民打日本的艰苦卓绝。

高高低低大大小小近百次出入考场，不是出生入死，不是身经百战，也够一辈子说的念的。回甘嚼苦，沧海桑田。仅一箩筐 B2 铅笔就够震撼灵魂的，支支涂尽

天黑与天亮。不是大宋梁灏，也是小半个梁灏。梁灏倾其一生，白了少年头，又白了老年头，82岁老状元。而我掉了多少头发？大把，大把！谁让自己不是学霸？人家学霸一考便摘得桃子！比不了学霸，比一路过来的凡夫俗子如你我，绰绰有余吧！过来了，总算过来了。

说苦，谁又让自己绑定了这苦？

是毕业初期的打工教训？是亲人二伯？是田园祖上？是一集一集家世？

是的，是他们总是警世恒言一样耳旁，励志影视一样眼前，将军马鞭一样在背。

大一时，二伯就叮嘱买资料买书籍，着手考公。不是笨鸟该不该先飞，是俊鸟早已先飞。一分一秒关乎前途。你以为学霸们睡着觉、嚼着口香糖就把公职把研究生考了？不是的，多少学霸大一就备战了，不考公就考研，双料学习，齐头并进，大学四年叠加学习，奠定了拼未来的坚实资本。拼上了，太行王屋二山悄悄地给挖了。人前显贵，人后受罪，知道吗？二伯的提醒多少有些耸人听闻，没有真正听进去。提醒归提醒，长者么，总是好心，提醒没错，哪个长者不希望晚辈争气，未来过得好？！长者的话都对么，不一定吧？世上路不止独木桥，也不止一棵树，条条大路通罗马。不亟亟于一道，不苦苦于一朝，天生一人必有一路。多少人不考这，不考那，不也很自由自在么？听和信，在于自己，信与命，在于运气，也许自己就在那运气里呢！考来考去，不都累死了？是的，累死了，累此不疲！

听不进二伯，二伯也不勉强。毕竟侄女，毕竟女孩，打不能过分，骂不能过分，最多多说一两遍，说多了不见面了。那就经她自己太阳底下晒晒，雨地上跑跑，暗夜里走走，是轻是重拎拎。如此，就有了那半年的打工，又有了那“浪子回头”的考公回归路。

4

豫西那片河滩地，生活着祖上亲人，那里大楚先人筚路蓝缕的苦楚还在房前屋后。

听父亲，也听二伯时常说起户族上的苦和辛，似乎说不尽，常常一声哀叹才能打住。更早的不说，仅爷爷们那代人就常常为你过好了我过好了而蝇营狗苟，也总因瘠薄和贫穷，在田头地界大打出手，家门恨着家门穷这句老话在农人那里是不虚的。大爷因为熬了个大队支书趾高气扬，青瓦房盖三间又三间，以至于把我们上下出路堵死，盖个牛棚猪圈都不可能。村人习惯踩低攀高，见大爷都欺负，当然也顺踩一脚。常把牛羊放我们地里，蓬勃的豌豆秧子给糟蹋得一塌糊涂。

还在吃穿上寒碜我们。有人给大爷们送吃送喝，便经常显耀地把满桌的酒肉摆到场院吃，我们端着一碗红薯不好意思出门。自家灶前，憋气地扒拉两口。大爷

的儿孙们都很傲，上学都把最好的座位占了，总笑话我们牛屎粑翻不了个儿。爸爸受不了，小学没完就进城学电焊，烙了一胳膊一腿疤，供二伯读书。二伯在大爷们的不屑眼神里读完了初中，居然像大爷们预祝的那样没考取中专，他们好不开心！

那年代，中原大省中考没有回头路，没考上就没考上。回家种地，异地打工，复读没门。邻省借读行吗？行的，可是考取了，只能读职高或高中。中专绝对不行，那是冒政策之大不韪。一心复读初中，也就为的中专。中专短平快，快速吃公粮，快速成人，快速让门楣放光，让爷奶扬扬眉吐吐气，也让大爷们看看这家门是能喜鹊登枝的。可是中专对复读生亮起了绝对不能逾越的红灯！怎么办？读高中去？摇摇头！烧电焊的爸爸供不了，种地爷奶更供不了。高中路长，即便大学，哪年哪月？

5

天不绝人。邻省某校初三某应届生辍学，班主任问顶替该生名字来读，一辈子就这名字忍得了么？行啊，忍得了！只要进分数线能上中专，只要是我本人就行。二伯当即同意，爷奶更同意！不就是等于出嫁个儿子么，啥不好？能换前途，同意！一万个同意！这样，二伯的前途从此有了。复读后，还真考了中专。中专后有了工作，有了身份。有了身份一步不停地龙门跳。乡村县城，不断刷新身份和学历，不断冲破阶层封锁，穿越嫉妒冷箭的一路追杀，闯关东一样闯进州府，职务一步步升，远超乡村大爷那个支书。大爷一家脸色陡变，像苏秦的嫂子侧目看待发达归来的苏秦，二伯每次回家，他们都要路口迎接。我们一家的出头日子就此拉开红色序幕，老家没处盖房子也不在乎了。大爷要把占我们的宅基地还给，爷爷也不要了。村人目光这么浅，浅得一脚水。过不去，他把你摁水里，过去了，他高山仰止。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姑姑、表哥、表姐都说，二伯让他们看到了家门户族打压下的家门，前所未有地照进了阳光，抬头弯腰不需要再看谁脸色。二伯的一往无前、自强不息又让一家人有了承重墙。二伯则说，他改名换姓，借船过海，父辈的凄惶是他的承重墙。这个支撑，让他又在后来的多少冷眼和多少不怀好意目光里，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把绝望变为希望，一次次翻转，一路走高。村头讲故事的人说，二伯是泥潭一只蝌蚪，不可思议地化身鲤鱼，跳了龙门；城里品头论足的人撇撇嘴说，二伯是巴尔扎克笔下那个冲进上流社会的拉斯蒂涅，成就了外省人神话。二伯说他什么都不是，只是个庄稼汉后生，城市丛林里知难而进，适可而止地领跑浮游城市的乡亲。永远回望故乡的土墙屋，户族家门的霸凌、乡土的逼仄、城市的丛林，始终是他的回忆杀，也

是他始终不渝的精神风暴。走出来，走回去，总在洗礼！

二伯的榜样何以没有成为菁菁最初的鞭策？

不是忽视这个被传说了的亲人，也没少用二伯的奋发激励自己。上大学之初就想毕业了考研，考公，成为第二个二伯。二伯也说，菁菁啊，无论考研考公，都得从大一谋划、行动，把大学的全部业余一分一秒利用，像爷爷奶奶碗里的米粒，撒一粒都要捡起来。时间和用工，用功和恒心是实质性前途，任何侥幸和不切实际的幻想都是自嗨自害。这话还不够实在？可是菁菁奋斗了一阵，觉得自我加塞，塞得满满，把大学读得苦行僧式的。大四再说吧！言不由衷地，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应二伯，自我放逐地过了三年半游戏半课堂的大学舒适生活。有时还不由自主地想到二伯，他应该就是自己的船，船是可以借的，借二伯渡过自己的河。也许二伯要我从大一奋斗是个常态化的说教，届时他难道不暗中助我？他完全有这能力的，何必傻傻地自力更生？社会上考取的那些人难道没有贵人相助？

6

叫不醒装睡的人，你说呢？

真的想舒服地睡一会儿，哪怕装睡，身后毕竟有棵树，睡会儿是福。

直到大四象征性复习，直到与闺蜜虹、马仔们一起备考，一考一败涂地，大学毕业茫然无路。直到二伯四下联系也无好路，直到去企业打工，零距离感受社会，才有所明白。自己才是自己，二伯不是自己，二伯的故事也不是自己。前行是一条铁硬的路，需要赤脚走，咬牙走。是的，跑快递，路口摆摊，电话销售，网络推销，菜场蹲守，都是铁硬的路，没有梦想便是梦想。看那最欢实的外卖，全凭跑得快，用腿涨分。最强英雄级，无上战神级，还得维持不掉级，还得无休止跑。超级玛丽，每丢下一单，从头顶墙上撞下一个金币！卖菜大姐一本本出书，太子一天天成为皇帝，都不是躺平过来的，从熔炉过来的。鸡叫头遍读书，端起饭碗灵魂垂询，战战兢兢做好自己。

二伯板着脸看着自己，没有雷霆，没有责难。

侄女也是自家女儿！菁菁知道这也许是雷霆前的风平浪静，挨训不定在今晚明天。

二伯以霹雳教育闻名于亲友。两个表哥、三个表姐、五个乡邻，都曾接受他的皮鞭，如今已是国企央企中层管理人员。二伯知道乡村人的劣根性，喜欢侥幸，盲目图快，不太长记性，一代一代人都想在父辈肩头一步登天，不肯自己的路自己从头走。这就需要戒尺，需要棒喝，需要鞭子。姐姐瑶瑶，他女儿，没少下跪，没少耳光，没少鞭子，从大一就揪住耳朵，让她所有的耳旁风都不能有。故而才有大学毕

业，一考拿稳。顺顺当当的前途，原来是暴雨下开放的玫瑰。不明真相的人议论，说他们娃子不是关系能考上？爸爸有地位，会来事，当然随便就考了，谁能比？其实，当下考试不容置疑，百分百公平，天王老子地王爷，没有缝可钻。外人确实不知道他女儿哭了多少鼻子，下了多少跪，熬了多少长夜，做了多少卷子。那码上天花板的一整墙资料都原封不动地留存着她复习的分分秒秒，二妈要卖废纸，她珍惜命根样的珍惜。说那是她的承重墙，以后再难的路都承得住，二妈才原封不动给保留。姐姐的成功路是这样难避风雨，这雷雨迟早也会来到我头上的，也就等着。

是的，菁菁等来了，等到二伯征求了爸妈意见。爸妈说侄女不就是你女儿么，咋教育都是你的事，咋打咋骂都必需的，当哥当嫂有半点意见就不是哥嫂。要说有，就是你还没打过侄女一巴掌。什么管教都是我们求之不得的。

再回到爸妈身边时，爸妈说，把你交给二伯了。时间和一举一动都归二伯，死活我们不会龇牙的。此时的菁菁，再无幻想，只有战战兢兢。只有备考备战，决一死战。

埋头复习，饭是外卖的。原来务考如务农。爷爷们务农，既用祖辈经验又用自身太阳底下熬来汗水，心无旁骛，一石麦子一袋面。菁菁甫匐在公考社区网站的上岸辅导中心，知道了复习的坚硬与功夫。不仅需要自己感知，更多需要获取他人感知。共通的路，共通的道。一批批考生总结的备考通行经验，想必是必需的。诸如认真再认真读当年最新考公书籍，不辞劳苦做真题再做真题。除了真题，还需做他人和自己曾做错的题，还需结合真题温习经典错题，还需不遗余力地浏览论坛帖子……一步一山，万水千山，诸如此类。

最为拿分的申论也有足够准备。什么万能八条，什么名句和对策，什么题型百炼……动笔写，掐时间写，数十篇数十篇地写。如此进行，如此亦步亦趋。

二伯不时来看看，看是否认真复习，做了哪些卷子，多大的量，进入到什么状态。

菁菁以前所未有的状态呈现给二伯。说公考高考一样，有命题模式，有套路，备考模式和应对方式相应也有了。进入程序，万变不变。大量题，大量刷，越做越快，越快越有信心，越有信心越不慌张。菁菁也咨询那些以前同考且考取的“前辈”们，问他们今年考题大约会是一个什么样面貌，难还是易，有什么样机遇能碰碰，能帮到。比方帮忙猜猜题。“前辈”们回答是，你这基本是不会走路人的问路，是几乎没有考试希望的盲考。你首先要做且应该做好的是，先通过你能够通过的途径，最大限度地获取相关岗位信息，岗位真实情况，有的放矢地对报考岗位进行选择。然后才根据今年考纲搜集对应真题，仔细认真研究命题者的思路和出题方向。押题上，需要自己大胆预测重点，不是从他人那里要捷径。这些点化，菁菁也领会了一

把，如数告诉二伯。二伯见她说得如此入道，欣慰地走了。

7

租屋里她愉快地等待明天，明天是个省考。

参加考试的队伍相比早前多了些。也难怪，一年比一年拥堵公考已是不争的事实，这门已是窄门，绝不是人才市场那大门。就这个岗位，那次报考 30∶1，此次 125∶1，一个连啊！从这个连里脱颖而出，脱得了颖吗？哪个岗位少？报考人数少的，却不是自己报得了的。胆颤归胆颤，还得勇毅，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精神藐视，行动重视。

半年备考，总算没辜负。能做的都做了，不能做的也做了，做得对不对就无从说起了。

二伯最先查到分数，没出他的预料，与岗位遥远。十分清醒的二伯知道菁菁这考试也许就是个考试，是未来无数个考试的一次铺垫，一次磨性子，一次知深浅，想必接下来还有一次接一次。毕竟复习备考的黄金时段，也就是大学那几年，丢失了。要捡起来，得成几何级的付出。而且也只是个三本的底子，基础摆不上桌面，信心也不牢固。这个考试的堤坝要扎起来再扎牢，大约也不是一蹴而就。得持久，心理和智力的持久战。

看到分数顿然萎靡。菁菁失落，没情绪，对考试再一次有了抗拒和无名火。考饭碗，太不是个事，太无情了！精力、心情和热忱，被无情糟蹋。自己是真投入了呀！和真爱一样，心是热的，脸是热的，热脸却碰个冷屁股。半年时光就这样，就这样付诸东流？这能给自己交差？能给这一沓复习资料交差？二伯你来打骂吧，希望有顿痛打，也许打，能分散心中杂陈的拥堵。二伯来了，没有骂也没有打，冷静得出奇。看了菁菁许久，要走时说，明天搬到我楼下，那里租了间屋子。

来到新租屋。布置好床铺，抬头外看，菁菁发现，自己的窗户正在五楼二伯的卧室窗户下，头伸出去可以对话。二伯该不是要把眼睛和耳朵放到我窗户上吧！

一天晚风里，小区走走，看到双双对对甜蜜的年轻夫妻身边悠然走过，菁菁有种说不上的压迫和心碎。二伯告诉菁菁，他们都是科长了，知道他们吗？那对是海归，那对是名校博士，那对，那对，无论哪对，都是考出来的。过五关斩六将，斩下的对手千军万马，剩下的他们凤毛麟角。明天领你去报个新培训班，以前你随便找个地儿复习，那些钱只能买个印象。去财大图书室吧，那里一色备考者，那里环境，那里书，那里呼吸，都赋能考试的。钱就不要多想，咋出我的事儿。

8

走进号称神秘备考基地的图书室。

这确实是个未曾见过的学习秘境，一进来便与世隔绝，端端正正坐着一个个只知道眼前书籍不知道早晚的学子，他们沉静得有些吓人。二伯把菁菁带给管理老师，安顿好座位就走了。请教了老师，老师特意给推荐了很多重要考典，如李永新《行政测试》。菁菁又选择了需要的学习书籍资料，可一时间怎么也进入不了学习状态。之前辅导班根本不这样，有说有笑，一个眼神都熟了，擦擦肩便可以说私密话。这儿，这儿，谁理谁呀？只有你自己，相对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环境只让你管好自己。摊开书就一片迷惘，一片迷惘里只能发呆，一发呆就是上午下午晚上。周围那些学习者还在如饥似渴，似乎无限甜头，一律地不亦乐乎！对于门外，他们似乎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打坐者。谁给他们使了定身法术？一连三天发呆，还是发呆。第四天二伯悄无声息站到了身后，旁边一个学生破天荒地同她说了句话，说后边有人。菁菁这才发现二伯来了，二伯说他已来一个小时了。

菁菁被领回租屋，毫无悬念，一顿耳光。接下来罚跪，不需要任何解释，跪到凌晨。菁菁反复陈述，说自己无来由地看不进书，毫无道理地心收不拢，精力无法集中。说了哭，哭了说。二妈来叫回二伯，菁菁才一头晕过去，晕到天亮。天亮后，跌跌撞撞又去了备考基地，又接着新的一天。跟这些基础雄厚又惜时如金的同考者几无交流，跟里面的老师也无法求教，提问都不知道咋提。资料还是那一摞资料，真题也是那些真题，翻了又遍。老天爷，你让我再怎么复习？同室备考者，你们孜孜不倦看到了书缝里的啥神谕？我怎么百看都白看？

又一次被二伯跟踪发觉，又一次被领回，又一次耳光，又一次罚跪，菁菁无言无泪。

一晃又是半年，这期间自己作主报考了几个地方招考岗位。心想碰一个，好歹不论，也给二伯个交代，打骂的代价得有个像样交差。不幸的是，所考皆所败，连个苍蝇也无所斩获。

当然，二伯不是只会暴力和雷霆，不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莽父。他知道菁菁距离考试还有多远，要走的路还有多长。抗拒和侥幸需要一次次打消，知识功夫需要不遗余力打坐练禅。打和骂不是当二伯的手段，更不是权利，只是一种方式。这方式可以净化，净化焦躁、浮躁和急功近利。谁都知道，棒喝可以顿悟，顿悟可以自强不息，棒喝从来不是目的。

9

天不孤孤独之人！

备考基地来了些公子、公主，也一坐半天不知自己为何，菁菁终于有了可以接近可以说几句话的人间烟火者。一位歌手周深样的帅公子，貌似有缘，一来二去就好感了。把学习座位搬到菁菁身边，不

打哈欠的时候，悄声交换些打游戏技巧。说打游戏是对冲复习焦虑的最好方式，磨刀不误砍柴工，尽管游戏不直接赋能应考。菁菁顿时心有戚戚，很投已地一说说到周围学子们收拾书桌。几次还说到了菁菁租屋里，半夜三更。这没让管理者放过，也没让五楼窗户里的二伯眼睛放过。这次打得很惨，一根特制的皮鞭，劈头盖脸，脸和身上都是血红的印子。跪了通稍夜，二妈劝不住，给菁菁爸妈打电话。爸妈说，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早都说过的，死活都交给二伯了。

潜在的抗拒彻底爆发。一次次暴打，菁菁从“我要考”变质为“要我考”，心态陡然逆反：不给你们考了，不考了，什么劳什子，出去找个人结婚成家。没饭吃，要饭。之前打那半年工觉得不是事，闺蜜虹夫妇的创业觉得苦，现在比起来仿佛也还是个事，至少不挨亲人无情管束，亲人管束最为不堪。天下多路，所有路堵死，无路也是路！

这番话理直气壮发泄给二伯时，以为二伯会就此打住，一甩手，彼此各便，自己就此解脱。然而，二伯就是二伯，他从多少不堪中走过，放弃从来不是他个性，这个侄女他笃定了。谁还没逆反过？逆反是好事，逆反才显出个性，要的就是这个性，有个性再来就不会茫然，就不会学无恒心。铁树开花时，寒来暑往后。

离开那个备考基地，不容分说，二伯把菁菁带到另所名牌大学专设的备考班。

这里更纯粹，更有备考的紧张氛围。这里的培训费高得菁菁不敢问。她知道高价钱平均到每时每刻都是红哈哈的大票子，寸金寸光阴的具体意义就更为要命，恍一会神就意味着一张一张大票子唰唰没了，长辈们汗水就山洪决堤了，还不说什么前不前途的。老师每天上两节，其余时间全归自己读书刷题。刷多少，提出多少问题，都有要求，达不到不能继续听课，退到下个班去学习。与从前的基础教育升留级教育类似，有羞辱和强烈的鞭策意味。原则上半年学习半年考，随时有考也是可以考的。报考可以从中央到地方，从身边到各地。尽管报，尽管考。对于菁菁这样基础，老师说进考场支持你，出考场你再来，反正都是你出钱。可以逢无数个偶然，天边只有一个必然。这样说她，她就不存侥幸，不期许什么。

菁菁想，也好，学和考，这辈子麻木地认了。考，权当我的职业，接受培训，权当我的事业，叹息，则是我的业余好了。

第七年，第 97 次进考场。菁菁已经不是菁菁，是个什么都无所谓、只知道培训班和考场为何物的职业考试者了。亲人们来看望不是问考得咋样，这样问太敏感。就问又考哪儿了？还准备考哪儿？哪儿还能考？买点水果吃了么？热不热？冷不冷？

学习资料逐年更新逐年买，网上的题多得数不清，都是不容怀疑的真题，都是已经考过但有参考意义的真透了的题，所

以都把那叫了真题，大量下载，大量打印。里面也许有个微小的虾米能逮着。考试大纲年年有新，年年买。考题次次出新，没有一次重样。总在捉迷藏，总让你逮不着。命题者永远不会江郎才尽，永远花样百出。

比方，让你答“春、夏、秋、冬”有什么不同？貌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谁不知道冬凉、夏暖、春华、秋月各个不同，用问吗？也许确实没题出了，江郎才尽了！当然，谁也不敢朝那简单处想。脑筋急转弯？怎么转？答案绕过你的视线，果然问的不是“春、夏、秋、冬”四季，是问四个字结构，答案是“秋”左右结构，“春、夏、冬”上下结构。刻意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这要考什么能力？直接问字的结构不就得了？严肃考试游戏化了。赵本山考范伟，好腿考成瘸腿。答案始终在出题者一边。八股文考到最后似乎也这个样子，理解吧！

书山、题山原来是这样被码起来的呀，码得小小租屋已转不了身。书山有路，路在哪？那些曾经同路早已各有前程的考友，见了她戏称她江城女范进，举人的胡萝卜快够着，不远，再一步就该上街卖鸡子了。

10

二伯也在菁菁漫长的考途上也有了紧迫感。

得出头了，再不小姑娘考到而立之年，。即便考上，也没人娶了。不是二伯误了青春毁了人？还好，他信息渠道畅且多。靠实的信息渠道告诉他，有个培训机构比大学里的班还牛，他们的培训教师都是久经考场的考试成功者，就是刚刚过去的那场考试的参与者，培训班不惜花钱让他们去报考，去一次次试水，去一次次沉浸，回来了以久经考试者的第一体验感和老练感，总结考试经验，解密考卷秘籍，再给考生讲。都不是事后诸葛亮，是阵前孔明。他们对笔试和面试解读都有极高精准度，不忽悠千灾八难者，培训费当然更惊人。

进了这个班，这个特级训练营。菁菁觉得培训教师酷似唐僧，取经归来，一脸苦修过来的样子，而讲起课来却是能掐会算的孔明，儒雅霸气。讲题，讲速度，讲涂题卡……别有实战意义。不亏实战考出来的教神，课里真金白银，听罢便有立马进考场一战的激动。每天实讲实战，每天都给打鸡血。首战在我，我战必胜！从前一摸考试资料都疲惫不堪的状态一扫而光！可惜以前那些年白费了，如果早早遇上这个班不是早都不知苦为何物？不过，再早，也听不懂啊，不是钻进考试里又出来、出来又钻进去，取来无以数计教训，垫了底又垫了他人底，咋听得懂这摸准了考试脉搏的绝世真经？

第 98 场考试。那位菩提老祖一样的老师掐着指头说，再失败一次吧，还不是蟾宫折桂的火候。菁菁说，没事，失败常

态，为失败而战，不失败不习惯了。

果然败北，信心满满地败北。

第 99 场，老师说是时候了。事不过三么！事必有三么！已经无数个三了！此次不是劫数，是运数。去吧，不是第一也是第一，尽管这岗位 600 人报考！去吧，早点回来，再给你安排一个神算子面试辅导老师。他多年笔试过关，多次面试过关，回来当培训师的。

没有悬念，菁菁榜上有名，名在前列。

接下来面试，培训老师胸有成竹。一步步引导操练，操练得出口成章，落落大方，君临天下。面试当然也无悬念，拿下第一。

二伯不知何时已在门口，一脸热泪。他说，菁菁，想好了你此次再落榜，我就上 35 楼，以解我无休止地对你出格管束的长辈之歉之疼。菁菁上前一抱抱住二伯，汹涌着泪，啜泣着说，不必这样，二伯，您超越了卑微的乡村，也让我超越了卑微的自己，此次落不落孙山，我都超越了自己。这不，来这个培训班当培训师不也挺好！他们都说我是资深考生，也就是资深培训师。再不第，大大方方来当一名合格培训师。二伯，您给我的功夫不只是功夫！

……

每天都是新的，无论太阳月亮。

霞光在窗，晾台的凌霄花竞相挂红，蝴蝶兰、茉莉、杜鹃静静如懿。

一周真的太快！一月也快！一晃入职半年了。也许我始终不会有岗位疲惫期，鸡血就是我血。菁菁的眼里都是生机和蓬勃。岗位及其工作，百般珍惜便珍稀。唐僧的路不一定都得没完没了，可真经历来不授随便人。科长他们也许一次两次考试摘得果子，没有灵魂里的承重墙，也许对工作的情绪会把他们带到另一考场，走另一番长考路。



杨仕佼，湖北房县人，旅居深圳，湖北省作家协会、深圳市作家协会会员。

活 路

◇杨仕佼

榔峪河的水，又浅又窄，却分外地急。七月的日头毒辣辣砸在水面，溅起的不是清凉的水星子，倒是些闷浊的水汽，一团团向上蒸腾，裹着两岸山坡上乱石的燥热，无孔不入地钻进骨头缝里。

河谷边的缓坡上，歪歪斜斜靠着几户人家，那黑黢黢的石板顶，那摇摇晃晃的黄泥巴墙，就是刘顺典的家了。他蹲在窄窄的院坝坎沿上，脊背塌着，像一块被雨水泡糟、失了筋骨的老榆木疙瘩。浑浊的眼珠子长久地胶着在河对面陡峭的山崖上。

山的那一边，极高处，仿佛贴在瓦蓝天空上的一块霉斑的地方，隐约能看到另一个村落的影子，那就是悬在白峪河岸，挂在云端里的李家了。这穷山恶水，把一块地方硬是裁成了两段完全不同的命途——山底榔峪河的刘家，山巅白峪河的李家。隔着那座喘气都觉得费劲的高山，隔着那条窄得可怜却比谁都凶悍的榔峪河。

刘顺典把汗湿的烟锅子在石头上磕了磕，烟灰散进尘土里，立刻没了踪迹。“卜啊……”他哑着嗓子喊了一声，头却没回，“村口老柳树底下，王婆子今儿见着我了。她刚从那头下来。”山那头，特指李家所在的高山之巅。

院里收拾柴火的汉子，身子似乎僵了一下。刘卜抬头朝山那边望了一眼，手背胡乱抹了把额头上滚下来的汗，粘腻腻的，带着河谷里特有的咸腥气。“那头咋说？”他声音有

点发紧，像锯子拉在枯干的树杈上。三十岁了，这个在榔峪河乡能压弯人脊梁的年纪，几乎被判了“光棍”的死罪，像屋后那几根干枯的苞谷杆，焦躁地在热风里晃荡。

父亲喉咙里咕隆了一下，像一块粗粝的石头在滚动：“穷得吃观音土了。”观音土，那种泛着怪味的白泥巴，饿极了才不得不往肚子里填，堵的人发慌胀肚子。“但有人儿。”他顿了顿，仿佛下了极大的决心，“李家儿子李蒙，比你妹还小几岁。他家也有个闺女，李柔，二十五六了，和你般配。”

灶屋里“哐当”一声响，像什么粗陶碗砸在石板上，碎得彻底。刘艳端着的那盆刚滤好的、能照见人影的苞米浆糊糊，全泼在了脚边的泥地上。她没说话，只是身体微微地抖，脸上连血色都褪尽了，只剩下一层惨白的壳，映着土墙上那巴掌大的格子窗里透进来的一点光。

“艳儿……”刘卜闷闷地喊了一声，喉结滚了滚，后面的话却堵在了嗓子里。空气仿佛凝固了，只有破篱笆角那儿，一只灰扑扑的土公鸡，不知好歹地抻着脖子叫了起来。

七月底一个阴云翻墨的傍晚，王媒婆那张脸终于艰难地爬上了榔峪河边刘家那道土坎。她被汗水浸透的蓝布衫，紧紧贴在佝偻的腰背上，每走一步都像驮着大山。

“哎哟喂我的老刘哥！”人还没进院子，粗粝的嗓音就刮了过来，“成了，李家吐口了！那边都穷得啃树皮咧，还能挑拣个啥？李恩典点头了！”王媒婆喘得像个破风箱，顺势在门槛外的石块上坐下，“人家也就一个条件，两桩事绑一起办！前头说好的，你闺女艳儿，嫁他家小子李蒙；他家闺女李柔，嫁你家小子刘卜。亲换亲，骨血换骨血！”她浑浊发黄的眼珠子溜溜地转，在院里两个年轻人身上扫荡，“看我这水都不给一口，跑断腿磨破嘴，图啥？不就怕你们老刘家香火断了根！”

刘顺典那僵滞的脸上，像是被火石擦过，陡然迸出一点亮光，又迅即沉入更深的皱纹里。院坝坎下锄地的刘卜，停下动作，锄头尖插在黄泥里，手臂上的筋肉绷得紧紧的。

灶屋门后，一片令人窒息的沉默。

八月初，河谷里依旧蒸腾着燥热。王家媒婆的声音又一次在刘家院坝里响起，这次像被砂纸打磨过，尖利又急促：“磨蹭啥呀老刘哥？李家那头定下的日子，九月初八！宜嫁娶，宜上梁！”她稀疏的眉毛拧着，“那边儿急！你刘家闺女不嫁过去，他李家闺女李柔，是能下得了山嫁过来？做梦呢！路远得吓人！”她的眼神像淬了毒的钩子，专门扎向灶屋门口那个僵硬的影子。声音陡然拔高，“艳丫头！你爹妈你哥养你这么多年，拉扯你多不易？现在到了你报答的时候了！你不点头，你哥拿啥讨媳妇？刘家还续不续香火了？！你想让你爹妈死都闭不上眼吗？”

刘艳死死咬着嘴唇，干裂的纹路印出深深的血痕。她微微侧头，眼角的余光撞进哥哥刘卜那双眼睛——深得像山涧里不见底的潭水，里面翻滚着她从来没见过的绝望，还有一种死死憋住的、沉甸甸的期盼，烧着她的心。父亲的叹息压下来，沉甸甸的如同山顶滚落的巨石："艳啊，为了你哥，为了咱刘家，认命吧。"

九月初八。凌晨，山里的寒气还没被日头赶走。刘艳穿着从邻村租来的那身大红色粗布嫁衣，样式古旧得发暗。脸上抹了厚厚的廉价胭脂粉，盖不住底下的青白，反而像贴了个生硬的面具。没有唢呐，没有花轿，陪她上路的，是哥哥刘卜，还有堂伯家一个半大的小子。

翻过那道像刀刃一样分隔椰峪河和白峪河的高山垭口，白峪河谷的风劈面而来。刘艳的呼吸猛地一顿。那根本就称不上是个村落！稀稀落落几户人家，像是被随意撇下悬崖的碎石块，散落在望不到边的深青色大山褶皱深处。空气浓稠得粘在喉咙里，除了浓得化不开的草木腐败味儿，竟闻不到一丝人的烟火气。抬眼所及，全是狰狞扑下的大山阴影。

李家屋前的烂泥地，又滑又软，被早先那阵零星小雨一浇，散发出土腥与腐烂木屑混杂的闷味儿。低矮的茅草屋顶，被雨水冲刷成一种暗沉腐朽的黑色。三根粗细不匀的原木支棱在屋檐下，撑着那摇摇欲坠的草顶。墙上抹的黄泥早剥落得一块一块，露出里面横七竖八扎着的竹篾笆子，像生了烂疮的皮肤。

门口，半块松木做成的门板被卸下来，斜靠泥墙根。门洞里光线极暗，像个深不可测的山洞。一个瘦得脸颊凹陷、眼窝深陷的男人蹲在门洞旁磨一把豁口的柴刀，刀刃在湿石头上一上一下，发出的干涩摩擦声刮着人的耳膜——那定是李恩典。一个同样瘦小、头发蓬乱如茅草堆的女人——李柔的娘——倚着门框站着，浑浊的眼珠看着来人，里面空得如同脚下的深山峡谷。

一个黑影畏缩地挪到了门口最暗处，靠着掉了半扇的破板门站着。他太瘦太高，背佝偻着，细伶伶的骨头似乎撑不起那身黑灰得看不出原色的粗布褂子。那张脸藏在门板狭窄的阴影里，看不真切，只有一双眼睛亮得突兀，像夜半突然出现在山道上窥人的野物，充满了无措和惊惶。他抬脚想迈出来，脚尖刚沾到泥地，又像被火烫了似的猛地缩回去，整个人更深的嵌进门洞的暗影里。这便是李蒙了。

堂屋黑得厉害。一星如豆的油灯火苗在破桌沿上跳着，非但没带来暖光，反而让那点可怜的光明边缘模糊起来，把四壁低矮乌黑的泥墙衬得更加狰狞。一股难以名状的潮霉气息、隐隐的柴烟气和一种莫名的酸馊气混合着，在冰冷的空气里顽固地盘踞着。刘艳几乎是闭着气走进去的。

一眼，就让她双脚钉死在了泥地上。一只巨大的空陶瓮蹲在墙角，瓮口对着门外的天光，空空如也，像个绝望张开的大嘴。灶坑里冷冰冰的，只有一层薄薄的灰烬。墙上原本用来挂腊肉的几处竹篾挂钩上，光秃秃的只剩下了灰黑的油渍印子。整个空间除了她沉重的呼吸声，死寂得如同坟茔。

“咯吱……”细微声响从瓮里飘出来。刘艳下意识凑近，借着那点微光，终于看清了瓮底薄薄铺着一层黄白色的像是粉末，又像碾磨得特别细的土？瓮壁上还沾着些湿漉漉舔过的印痕。一股凉气猛地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冻得她一个激灵——李家，连苞米糊糊都吃不上了！他们在吃土？就是父亲说的观音土？这地方，真的被山神和河伯给彻底遗忘了吗？

刘艳僵在那口巨大的空陶瓮前，背脊绷得如同上紧弦的弓，那点如豆的油灯光影在她侧脸上跳动着，映照出她死死咬住的下唇已然惨白。李柔的娘摸索着端来两碗水，浑浊的土黄色液面儿上漂浮着几点霉碎的草屑。她把粗陶碗递过来。刘艳没接。那碗晃荡的水，仿佛随时会倾翻、融化，流成满地黏稠腥臭的泥沼。她眼角的余光死死捕捉着门洞里那个名叫李蒙的年轻人——他像一株生错了地方的阴湿苔藓，始终缩在那个暗角，再也没能往前一步，光线吝啬地只勾勒出他尖细的下颌轮廓和那双过于幽深的眼。

那晚所谓的“婚房”，是这逼仄堂屋里用一床破得露出黑硬棉絮的烂草席和几张吱呀作响的条凳在墙角勉强隔出来的一小片空间。草席悬垂的破洞，透过来隔壁屋断续发出的粗重喘息和压抑的低咳。黑暗中，刘艳睁着眼，嗅着身下草席传来的潮湿朽烂气味，听着老鼠在墙壁夹层里窸窸窣窣地跑动啃噬……她的指尖冰冷，把自己掐得生疼。

后半夜起了风。风刮过那摇摇欲坠的茅草屋顶，穿过墙壁上剥落的泥块和纵横的竹篾缝隙，发出呜呜咽咽的怪响，像无数个怨魂在哭嚎盘旋。冰冷刺骨的地气，从身下席子里直往上钻，浸透了骨头。李蒙始终蜷缩在草席另一头最冰冷的角落里，一动不动，像个死人。黑暗中只有他偶尔抑制不住的一声粗重抽气泄露了生命迹象，那抽气声拉得又细又长，带着肺部撕裂般的痛苦。每一次抽气，刘艳都会不由自主地绷紧身体，仿佛他下一次吸气之后，这沉重的喘息便会永久的停滞，将这间冰冷恐怖的“新房”彻底变成一口活埋的棺材。

天亮得极不情愿。从屋顶大大小小的破洞钻进来的几缕光线，也灰蒙蒙地带着霉味。刘艳几乎一夜未合眼。她几乎是逃一样地钻出了那个角落。门口泥地里，李恩典还蹲在那儿，面无表情地磨那柄锈迹斑斑的砍柴刀。刘艳绕开他，目光落在堂屋中央那个大陶瓮上，昨夜那层薄薄的黄土粉末竟然不见了！她心头一跳，眼角余光瞥见灶房角落里那个微胖的身

影——李柔的娘正半蹲着，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贪婪姿态，贪婪地用粗粝的手指从泥碗盆里勾着稀糊状的东西往嘴里抹。

刘艳胃里一阵剧烈翻搅，弯下腰，干呕起来，却只呕出几口带着血腥气的酸水。她踉跄着走出这座散发着腐朽气息的屋子，大口呼吸着山谷里那冰冷的空气。白峪河的水声就在不远处轰鸣着，像一头被大山锁住的野兽，在绝望地咆哮着。

一个高大的身影堵住了去路，是大伯家的那个半大少年。他看着刘艳脸上惨淡的灰败，低声说："姐，昨个你带来的那点苞米面被姑爷他爹硬抠出去了一半，说要留着下个月给新媳妇。"少年黝黑的脸上带着一点怯和一点替姐姐的不忿。

山尖尖上吹下来的风像裹着冰碴子，渗人肌骨。刘艳猛地打了个寒噤，心里最后那点微弱的火星子，"噗"的一下彻底灭了。那暗无天日的茅棚，磨刀的公公，吃土的婆婆，缩在角落沉默不语的李蒙，还有那口吞掉她嫁妆里苞米面的黑陶瓮全成了噬人的怪兽，在身后张开了黑乎乎的大口。留在这里，只有被活活吃干抹净一条路，就像那些铺在瓮底的土粉。

逃！这个念头像点燃的引线，瞬间烧穿了她心里最后一点犹豫。现在，趁天刚放亮！她的目光越过眼前少年黝黑的肩膀，投向陡峭曲折的来路——那条翻过高山的泥泞小路，在灰白的晨雾和嶙峋的乱石树木遮蔽下若隐若现。身体里那股冰冷却又灼人的力气重新涌了起来，她甚至忘了和少年说一句话，几乎下意识地、狠狠地把手里那顶不知何时还攥着的红布盖头摔进脚下的烂泥里。

转身，低头，像一头决绝地奔向陷阱的母鹿，朝着记忆中来时的路，向着那道割开两个世界的狰狞高山垭口，狂奔而去。

山坡上陡峭的荆棘疯狂撕扯着她的裤腿，划出无数渗血的小口子。嶙峋怪石如同拦路的妖魔，脚下踩到松动的石块，碎石稀里哗啦滚下山崖，惊起崖缝里几只不知名的灰鸟，"嘎"的一声怪叫着冲天而起，吓得她心都停跳了一拍。她不敢停，也停不下来，胸腔剧痛得像要炸开，吸进去的空气刀子般切割着喉咙，每呼出一口都带着白汽和血腥味。脑子里全是李家那幽深的门洞、那口空的陶瓮、那撕心裂肺的喘咳……这些可怕的影子比身后追来的东西更让她恐惧。逃出去！她只有一个念头，死死攥着那颗仿佛要蹦出胸膛的心。汗水混着眼泪淌下来，冰冷刺骨。这山像活的巨兽，用尽一切力气要把她碾碎，拖回那无底的黑渊里……她终于摔倒了，重重地摔在垭口下那块冰冷的岩石地上，额头擦过粗糙的石面，眼前一黑。

不知道趴了多久，尖锐的疼让她稍微清醒。她撑起胳膊，视线无意扫过山下，榔峪河像一条暗淡的带子蜿蜒在更低的谷地，甚至能模糊分辨出岸边村落点点歪斜的轮廓。其中一点模糊的黑色，像被她

的目光灼烧了一样，缓缓移动着——是谁？是李家人？还是谁在找她？

她骇得魂飞魄散，顾不上疼痛，手脚并用地爬上垭口那道冰冷的石头坎，连滚带爬地翻过去。下坡的路似乎比来时更陡、更乱。她身体失去了控制，好几次差点一头栽下去。

终于，连滚带爬地冲下最后一段碎石坡。眼前是河谷边相对平缓的地面，榔峪河熟悉的浑浊水流声近在咫尺。她再也支撑不住，一头扎倒在岸边冰冷湿滑的鹅卵石上，额头刚刚磕破的地方，有热乎乎的血和冰冷的河水混在一起流下来。

她勉强抬起头。河对岸，那片熟悉的缓坡上，那个小小的院子，轮廓清晰起来——刘家的土墙屋顶！

院门突然打开。父亲刘顺典冲了出来，身后跟着神色惊惶的母亲。父亲朝着她的方向声嘶力竭地喊叫："艳——！艳娃子——！"那声音在河谷里撕裂回荡，但更多的是难以置信的怒火和一种天塌地陷的恐慌。

"疯了！"一声炸雷般的咆哮碾碎了浑浊的空气。刘顺典喘着粗气站在自家湿滑的泥巴院坝边上，那张沟壑纵横的脸因愤怒扭曲得变了形，"你跑！你再给老子跑一个试试！"

他指着女儿刘艳，手指头抖得像被火烧："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你前脚跑下山，人家李家后脚就把李柔拽回去了！你哥的媳妇还在山那头呢！""人家是换亲！两家的亲绑在一块的绳儿！你跑了，李家那闺女还能留在这儿？人家立马就得抬脚走人！你让刘卜去娶山里头的石头？让你娘去山上给我刨个石头媳妇回来？啊？！"

刘艳蜷缩在墙角，浑身被冰冷的河水浸透，泥污糊在脸上，额头还在渗血。父亲每一个字都像冰冷的凿子钉进她的骨头里。刘卜闷声立在旁边，高大的影子投在坑洼不平的泥地上，低着头，双手攥成拳头，骨节捏得嘎巴作响。

母亲拖着瘦小的身体，无声地流泪，看看怒发冲冠的丈夫，再看看无言的儿子，最后望向蜷缩在墙角泥地上、仿佛失去了所有生气的女儿。她挪到艳儿身边，想碰碰女儿冰冷的脸颊，嘴唇哆嗦着，却只发出压抑而绝望的呜咽，最终一个字也没能说出来。

院坝外窄窄的小路上，远远响起了杂乱的人声，是闻风而来围观的乡邻。粗嘎的议论声、孩子刺耳的嬉闹声混杂着，像成群的苍蝇嗡嗡盘旋："哟，跑了？""啧，胆子不小啊……""这下完了，煮熟的鸭子飞咯！"

刘顺典听到外头的嘈杂，脸色更加铁青，他喘着粗气，恶狠狠地朝着院墙啐了一口："丢人！老刘家的脸都给她丢到河里喂王八去了！"他猛地转向刘卜，赤红的眼睛瞪着他，声音嘶哑："还不把你那不争气的妹妹拖进屋去？赖在墙根底下等着人家看笑话吗？！"

刘艳被刘卜几乎是半拖半抱地弄进了屋。粗麻布门帘落下的瞬间，将外面的议论声闷闷地隔开了一些，却把屋里更沉重的绝望和寒意一起封死了。她瘫坐在冰冷潮湿的地上，蜷缩成一团，身体还在剧烈地打着颤。脑海里轰鸣着父亲疯狂的咆哮和门外那些刻薄又贪婪的议论，更清晰地浮现出昨日傍晚李柔那麻木沉默的脸和枯井般的眼……绝望像山洪般将她彻底淹没、冲垮。

三天后，依旧是个阴冷灰霾的早晨。刘艳坐在李家那如同地穴的堂屋门槛上，听着白峪河谷刮上来的冷风在低矮的茅草屋顶上呜咽。李家屋里的空气沉闷得令人窒息。她目光放空，直勾勾地看着门外院子里那棵同样歪斜、枯瘦的光秃老梨树。她的身体回来了，僵木地被抬回了这座像是阴森的墓穴。

王婆子那张油滑算计的脸出现在李家昏暗的门口时，李恩典浑浊的老眼猛地亮了一下，像是溺水者瞥见了稻草。王婆子干笑着，把藏在蓝布衫下的手抽出来，那动作活像偷摸掏什么东西。“老李家，刘家那边气消得也差不多了。”她眼神在刘艳那张死气沉沉的脸上飞快地刮过，“说正事儿！刘家小子刘卜，跟我家闺女李柔的喜事不能老这么耽搁着不是？得往下办！赶紧往下办！”

她堆起满脸褶子，对刘艳说：“艳丫头啊，你人也回了李家了，就是李蒙的媳妇。这日子啊，就得顺着往下过！你也盼着你哥能早早给你讨个好嫂子，给你刘家延续香火不是？这事儿，可全靠你安生地待在李家呐！你安分了，你哥那头才能成事。”

刘艳死死抿着唇，垂着眼，身体纹丝不动，像一尊冰冷的泥塑，只有长长的眼睫在昏暗的光线里颤了一下。王婆子那几串话砸下来，没有在她脸上激起一丝涟漪，然而那冰封的表层下，却像滚开了沸腾的毒液。“安生待在李家”，这几个字像烧红的烙铁，在她心尖上烫出几个滋滋作响的黑洞。

山里的日子沉重得仿佛凝固的铅块。李家那几块贫瘠的山洼薄地，是李恩典佝偻着背，一刀一锄、一点一滴从石头缝里抠出来的。刘艳开始沉默地跟着下地。

深秋的傍晚，下工回来，走到李家门口那棵光秃的梨树下时，她看见一个人影缩在柴草垛后。竟是李柔！那个即将成为她嫂子的女人。她的脸灰白，比上次在刘家看到时更瘦，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跑。

李柔抬着眼，枯井般的眼睛里蒙着一层让人心惊的灰翳。她的嘴唇嚅动着，声音低得几乎被风声盖过：“听说，你哥哥人好。”那声音干涩而艰难，仿佛每一个字都在撕裂喉咙。她的手指无意识地绞着洗得发白的衣角，透着一股渗入骨髓的绝望，“我弟身子不争气，对不住你。但俺爹实在……”她猛地住了口，又深深看了刘艳一眼，然后飞快地转身，瘦弱的身影消失在暮色里。

刘艳僵立在萧瑟的寒风中，李柔那绝望的眼神和她低哑的话语如同冰冷的铁锤，一下又一下，狠狠砸在她早已冻结麻木的心上。替谁守着？替那缩在暗处咳喘的男人？替那吃土度日的李家？还是替她身后那即将成为她嫂子，却早已被绝望榨干所有生气的可怜女人？这念头带来的寒意，竟比白峪河谷深秋的风更刺骨，把她那颗心冻得更深了一层。

日子在山谷呼啸的北风里艰难滑行，如同河滩上沉重的巨石。深冬的白峪河谷，连呼吸都像掺了冰渣子。

这天，阴沉的天幕像是吸饱了水的破棉絮，正沉沉往下坠。李家破屋门槛外面那片泥地冻得硬邦邦，覆着一层白霜。王婆子那张被冷风冻得发紫、沟壑纵横的脸再次从门缝里挤了进来，带着一股寒气和压抑不住的得意。她一边往手上哈着气，搓着冻僵的手指，一边冲堂屋里磨柴刀的李恩典嚷嚷：“老李头！天大的喜！你家李柔姑娘，进了刘家门啦！喜日子定在三日后！”“刘顺典那个倔驴，到底拗不过香火上头那点事！啧啧，虽说闹了之前那一出，到底还是成了！老刘家也算讲究，没委屈了你家姑娘！”她顿了顿，声音忽然压低了几分，带着那种刻意压低的、分享天大秘密的腔调：“知道不？听说人家还请了个半瞎的老先生，给刘卜和李柔掐了八字合了婚，瞎子老头说的好话可稀罕啦，说这俩人生就‘合缘’，‘注定要开枝散叶’哩！以后啊，准保给你老李家，不，给两家都带来福分，添丁兴旺！”

李恩典那枯瘦得像老树皮的手，握着的柴刀顿在了磨刀石上。他慢慢抬起头，那双一直浑浊黯淡的眼睛里，突然像有残存的火星被这消息猛地吹亮，一瞬间迸射出骇人的光。那光芒里烧着的东西太过复杂——有得逞？有狂喜？有对亲家那点家底粮米的贪婪？更多的是对“开枝散叶”的渴望！

他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像枯树皮在摩擦，猛地把柴刀“哐当”一声撂在石头上，挣扎着站了起来。他朝着光线最暗的那个角落，那个儿子李蒙平常蜷缩的地方，吼了一嗓子，声音嘶哑却高亢，在死寂的屋子里炸开：“蒙娃子！起来！听到了没？你姐嫁过去，你……你和艳儿！”他干瘦的手指哆嗦着指向一直缩在灶台边、试图将自己融入墙壁阴影里的刘艳，那眼神如同在标记一头珍贵又驯服的牲口，“你们两个！也得赶紧！给老子开枝散叶！听见没？！”最后几个字吼得他整个佝偻的身体都跟着颤抖，像一头垂死的饿狼在寒夜里发出最后的嗥叫。

角落里的阴影蠕动了一下，随即传来一阵被强行压制、却又撕心裂肺的猛咳。那咳声如同濒死的挣扎，在冰冷空旷的屋子里扭曲回荡。

那个所谓的吉日，刘家那边传来的零星鞭炮声被层层大山削得又薄又脆，隔着高天流云，传到白峪河谷的李家时，只剩

下些虚无缥缈的回响。李家灶台上添了一小块老腊肉，肥肉部分闪着混浊腻人的油光。李恩典破天荒地允许儿子李蒙从角落里挪到桌边。李蒙的咳喘似乎好了一点点，然而他看着刘艳时，那双幽深的眼睛里充满了更深的恐惧和绝望，几乎不敢与她视线相碰。刘艳盯着桌上那一点油光，胃里翻腾着恶心。她闭上眼，试图去想山下的哥哥刘卜，想那个今天成为她嫂子的女人李柔。是李柔那双枯井般的眼睛最终给了她一点可怜的支撑——好歹，哥哥那里不再是空的了。

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风刮得又紧又硬，从房顶和墙壁的每一道缝隙钻进来，呜咽着盘旋。灶上那罐温着的草药被热锅底烘出的焦煳气盖不住那股呛人的苦味。王婆子顶着风，踩着快被冻硬实的泥巴路，又喜气洋洋地闯进了李家的破门，灰白头巾上挂满霜花。那兴奋劲头几乎顶破了这间愁云惨雾的屋子："老李头！大喜！天大的大喜啊！李柔有了！刘家有后啦！"她拍着巴掌，"刘顺典托我给你们家带喜信儿呢！看看！我早说过吧，那瞎子先生算得准！两家的香火，续上咯！"

"有了?！"李恩典的声音尖利得变了调，他猛地从磨刀石边蹿起来，那枯瘦如柴的手一把抓住王婆子的胳膊，捏得她龇牙咧嘴，"真……真有了?"他重复着，干瘪凹陷的胸膛剧烈起伏。

"可不真真儿的！错不了！"王婆子挣开他的手，甩了甩胳膊，"害口害得厉害呢，一点荤腥味儿都闻不得！刘家那小子刘卜，人老实，这回可知道疼媳妇了！专门给你家闺女熬米油呢，白花花的大米油！"

"好！好啊！老天开眼！开眼了！"李恩典那枯树皮似的脸上绽开一个怪异狰狞的笑容，他转过身，几乎是扑向那个始终畏缩在暗处的儿子李蒙，枯柴般的手掌重重拍在李蒙削瘦的背上，力道大得李蒙一个趔趄差点摔倒，"蒙娃子！听见没？你姐争气！你！你也得给我争气！使劲！"他血红的眼珠子死死瞪着儿子，又狠狠剜了僵在灶边的刘艳一眼，"使劲啊！给老子生出个带把的来！不然老子……"

李蒙咳得剧烈弯下腰，瘦削的脊背在破旧的袄子下剧烈地起伏痉挛，咳得眼睛里都憋出血丝。

刘艳站在灶火微暖的角落，李恩典的咆哮和王婆子的聒噪像隔了一层厚厚的毛玻璃。一种奇异的冰凉顺着脊梁骨爬上来，弥漫全身。她眼前只反复晃动着一个画面：李柔，那个枯瘦如柴、眼神死寂的女人。刘卜……给她熬米油？白花花的米油？她胃里一阵剧痛，比当年看到那只空陶瓮还要冰凉百倍。米油……李家现在，连土都快吃不饱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像带着毒刺的藤蔓，在她那颗早已冰冷麻木的心底滋生缠绕：如果……如果李柔的孩子生不下来呢？这个念头冒出来，连她自己都打了个哆嗦。然而，这恶意如同冰水浇灌过的种子，在冻土下悄无声息地开始膨胀，带着无法抗拒的寒意，

瞬间淹没了心底最后一点微光。

初春的气息终于艰难地钻进了白峪河谷，那点细微的暖意短暂得如同幻觉。土墙根背风处，几星惨淡的绿芽怯生生地冒出来，却在下一场料峭的寒风里迅速冻得发黑。这天下午，刘家一个旁支的堂兄，顶着未化尽的霜雪，踩着泥泞的陡峭小路，喘着粗气爬到了李家坳口。他带来的消息如同一块千斤巨石，砸碎了李家刚借由“开枝散叶”而勉强升起的那点虚幻气焰。

李柔快生了。是难产。

“接生的老婶子昨天熬了一整夜了，人快不行了，都见红了。稳婆也没了主意，说怕是孩子太大，卡住了，拖久了。”堂兄嘴唇冻得发紫，呼出的热气在初春冰冷的空气里凝成白雾，“刘伯急疯了！让我上来报个信。”

这消息如同在李恩典心头狠狠剜了一刀。那枯瘦的身体猛地震了一下，脸上的肌肉剧烈地抽搐扭曲起来。他浑浊的眼睛刹那间充血，变得通红骇人，猛地转向缩在草席角落里的刘艳和李蒙，声音嘶哑如同裂帛：“听见没？听见没？！李柔！她怀的是你刘家的种！你哥的种！是我们李家的根苗！是龙是凤都要安安稳稳地生下来！李柔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他剧烈地喘着粗气，枯瘦的手指如同鹰爪一般指着两人，每一个字都带着血腥的怨毒，“你们俩，就是老李家千古的罪人！是断了咱两家香火的仇人！”

他猛地扑到门外那冰冷的泥地里，朝着天空发出野兽般的嚎叫：“老天爷！祖宗！求你开眼啊！保住我李家、刘家的根啊——！”

惊雷在惊蛰的那天傍晚炸响，瓢泼大雨灌进了白峪河谷。

刘家堂屋里充斥着浓重的血腥味和草药苦涩的焦煳气。一声微弱如雏鸟初鸣的啼哭，硬是艰难地冲破了那层窒息。李柔耗尽了所有生气，几乎虚脱在汗水和血污里。当湿漉漉、裹着胎脂的婴儿被接生婆小心抱起时，所有守在屋里的刘家人，心头那根绷得几乎断裂的弦终于松了一点点——居然是个带把的小子！

然而这份侥幸般的狂喜没能持续哪怕半天。刘艳闻讯下山赶到时，见到的是昏睡在破床上形销骨立、脸色金纸一般的小嫂子李柔。接生婆拉着刘卜和刘顺典，在另一间屋压低声音说话，面色凝重得像锅底：“这娃命悬着丝呢，太瘦小。他娘没奶水，一滴都挤不出，再这么下去饿也饿死了。”她指了指桌上摊开的几件旧布衣，“家里有米没？煮浓浓米汤？没油也得吊着命，不然……”

刘家那点稀薄的存粮，在熬过寒冬和给李柔吊命后早已所剩无几，眼下要熬稠稠的米汤，简直是从饿狼嘴里抢食。刘卜高大的身影沉默得像一块石碑。他猛地转身大步走进灶房，再出来时，手里竟端着满满一碗颜色浓稠、表面泛着薄薄一层

油花的白色液体！

小屋里瞬间被这奇异的气味占满了——浓郁的米香气！还有一股淡淡的、奇异的奶味？李柔虚弱地睁开一点眼睛，迷茫地看着丈夫手里的碗。

“喝吧。”刘卜的声音沙哑低沉，他把碗凑到妻子干裂的唇边，另一只厚实粗糙的大手小心翼翼地扶起她冰冷孱弱的身子，“趁热……”

李柔那双枯井般的眼睛里掠过一丝难以置信的微光。她顺从地低头，张开嘴。当那温热的、带着奇异油脂和米香的浓稠汤汁接触到舌头的刹那，她浑身似乎都震了一下。她贪婪地、不顾一切地小口吞咽着，仿佛那是世上唯一的甘泉。

李柔喝了两三口，喘口气时，目光无意地扫过刘卜那只从她身后扶着她的手臂。手臂上的袖口卷着，手肘内侧贴着一块显眼的、粘着几根黑色棉毛的粗布片。布片边缘渗出一点淡黄混着血丝的渍痕。那位置，那形状，仿佛骤然间明白了什么，李柔身体猛地一僵，剧烈地呛咳起来！

“呕——”她伏在床头剧烈地干呕着，刚刚咽下去的小半碗汁液混着苦胆水一起吐了出来，星星点点染污了打着补丁的床单。她浑身剧烈地颤抖起来，泪如同断线的珠子汹涌而出，却紧紧咬着牙关，不让自己哭出声。

站在门口的刘艳，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哥哥手上那粗糙的布片，看到了嫂子惨然惊觉后那崩溃般的呕呛。一股无法言喻的恐惧和凉意猛地攫住了她的心。

她踉跄着退了一步，后背撞在冰冷的土墙上，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眼前发黑，耳朵里嗡嗡作响，只有小侄儿在破摇篮里发出的微弱哭泣声，像钢针一样刺穿着屋里的死寂。

夏末的夜，闷热黏腻。刘家低矮的泥墙茅屋里点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光线被浓密的蚊帐筛得愈发朦胧。蚊帐里散发出奶馊味混着汗酸气的沉闷气息。那个取名刘树根的小娃终于熬过了最难的两个月，虽然还是黑瘦，眼珠子却有了点神采，会转动了。此时他吃饱了米汤糊糊，破天荒地没哭闹，吮吸着自己的小手指，沉沉地睡在铺着破草席的炕床上。

桌边，刘卜、李柔、刘艳围着桌子坐着。灯光把他们的影子扭曲地投在斑驳的土墙上。

“走吧。”刘卜闷闷的声音打破了沉默，他用手指轻轻捻着桌面上一点凝固的蜡油，“等树根再大一点，更难走。矿上我去打听过了。”他从怀里摸索出一张折了几折、磨损得厉害的纸片，小心翼翼地摊开在油灯昏黄的光圈下。纸上用歪歪扭扭的炭笔字写着“招工”两个字，底下潦草地标着“山东招远金矿”的地址。

李柔一直低头，专注地纳着鞋底，手里粗大的针在厚实的袼褙里艰难地穿行，仿佛那是世上唯一重要的事情。灯影下，她脸颊凹陷得厉害，眼窝像两道深深的沟

壑。只有听到“山东招远”几个字时，她捏着针的手指似乎才不易察觉地顿了顿，针尖在昏黄的光晕里凝滞了一瞬，随即又恢复了那麻木的一下一下。

刘艳的眼睛却猛地亮了起来！像一簇微弱的火苗在深不见底的井里骤然点亮。招远金矿！那个名字像一枚火种，瞬间点燃了她沉寂数月的希望。“哥！是真的？”她声音有些发颤，忍不住看向炕上熟睡的小侄子，“带带树根一起？去矿上……”那后面的话她没有说出口——离开这困死人的山沟沟！离开那个吃人的李家！离开李蒙那双绝望的眼！离开一切！仿佛沉重的翅膀终于找到了可以冲破牢笼的缝隙。

刘卜没看妹妹，目光盯着那张破纸，沉默了片刻才开口，声音像被重物碾过：“带！都带！”他的眼神扫过妻子那像石雕般冷硬的侧脸，“一起去！省得惦记。”后面两个字，他说得极低，却像石头一样砸进空气里。他粗糙的手指用力抹过那纸片上的“招工”二字，仿佛要把那份渺茫却终究存在的光亮，死死攥进自己枯寂的命里。

终于到了动身那天。天还乌沉沉地挂在墨蓝的底子上，星星疏疏落落。刘卜背上扛着一个沉重的旧麻布卷，里面塞着全家仅有的几件破衣烂衫和一点点干粮。李柔紧紧抱着树根，用一块洗得发白却还算干净的旧布单，把孩子连头带脚裹得严严实实，只留口鼻处一点缝隙透气。

路是难走的夜路。崎岖蜿蜒的山道在微茫的星光下如同张牙舞爪的怪兽。刘艳紧跟在后，每一次踩着松动的石块或湿滑的青苔，滑倒又惊险地爬起时，都咬紧牙关不发出一点声音，生怕惊醒了怀里沉睡的李家噩梦。身后那吞噬了无数个日夜的大山和那深谷里的李家破屋，被他们艰难地抛进沉沉夜色中，越退越远，轮廓最终模糊在黎明前最深的黑暗里。

在弥漫着牲畜膻臭和汗酸味的闷罐车厢里摇晃得骨头都要散架后，一家四口终于踏上了山东招远地界。

目之所及，完全不是想象中那闪着金光的宝地。巨大的矿渣山如同被砍伤的腐肉，连绵起伏，裸露着焦黑或赤褐的狰狞创面，直插进天际滚滚的煤烟里。空气中浮荡着浓重的硫黄味和煤灰粉尘，吸一口呛得人喉咙像被砂纸打磨过。一排排用破油毡、烂木板甚至废旧矿石框拼接而成的工棚，歪歪扭扭地依附在那几座硕大的矿渣山脚下，如同巨大的疮疤边缘滋生的霉斑。

刘卜被分到的棚子更是靠边，紧挨着一堆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场。里面只有一张用木板和泥砖胡乱搭起的通铺。刘卜立刻放下包袱，弓着腰钻出去，消失在灰蒙蒙的尘土里——下矿的苦力活，是按天结算工钱的，一分一秒都耽误不得。

李柔放下怀里的孩子，目光在昏暗恶臭的棚子里缓缓扫过，只有孩子睡梦中吮吸手指发出的轻微“啧啧”声。她的眼神比那污水坑里的浮油还要死寂、无光。

日子沉重得像拖犁的老牛。刘卜每

天天不亮就被工头粗嘎的哨子催命般赶下矿井深处，直到日头沉到矿渣山背面才拖着灌满铅似的脚步回来。李柔终日守在这散发恶臭的棚屋里，像一块没了生气的石头，除了给孩子喂几口稀糊糊，偶尔换块尿布，就是呆坐在门槛上，看着矿渣山上蚂蚁般蠕动的人影和远处被浓烟遮蔽的天空。只有儿子树根成了这片灰暗里唯一的一点亮色。小娃适应得快，吃饱了就喜欢爬，黑黑瘦瘦的脸上竟也能露出无牙的笑容，尤其喜欢抓着他姑姑刘艳用碎布头缝制的一只歪歪扭扭、掉了只耳朵的小老虎布偶，笨拙地挥舞着，“嗷呜嗷呜”地笑叫。

这天，刘艳趁着中午短暂的歇工时间跑回窝棚看树根。刚掀开那块满是破洞的油毡布帘，就闻到一股呛人的烟熏火燎味。李柔佝偻着蹲在棚子角落，用几块潮湿的木板笨拙地引着一个小小的泥炉子，一股股黑烟从炉口冒出来，熏得她直咳嗽。

树根自己则四仰八叉地躺在靠里的泥地上，不哭不闹，两只小手抓着那只小老虎布偶的断耳朵，小脚丫有一下没一下地蹬着冰冷的泥地，嘴里念念有词：“姑姑……嗷呜……打……老虎……”含糊不清的童音在烟雾里飘荡。

“嫂子，这烟！”刘艳立刻冲过去，把孩子抱离烟雾弥漫的地面，同时伸手去拉李柔，“你快出来！烟熏死了！”

李柔却猛地一把甩开她的手！那力气大得出奇。她依然固执地蹲在烟雾里，对着那该死的泥炉子，用一根破木棍使劲捣着堵住的炉口，动作近乎暴躁。黑烟滚滚，熏得她浑浊的眼睛里呛出泪光，那泪水顺着黑黄脸颊流进沾满煤灰的皱纹里。

“不行！”她的声音从烟雾里传来，嘶哑含混，却带着一种惊惧的疯狂，“他不肯吃糊糊！不热乎点不吃！他不能饿着，饿着了要哭、要病。”

“嫂子！”刘艳心口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戳了一下，一种无法言喻的悲哀和冰凉让她几乎喘不上气。她看着哥哥刘卜昨晚特意多分给她半块杂粮饼，此刻被嫂子撕碎了泡在热水里，搅成一碗糊糊摆在炉边，却凉透了也没人喂孩子。李柔脑子里那根弦早就绷断了。刘艳忍下喉咙里的哽咽，把树根抱到棚子最通风的门口泥坎上坐着，又把那只小老虎布偶塞进孩子手里，强挤出一点笑：“树根乖，看老虎咯。”

树根抓住布偶，果然咧开小嘴笑了，露出嫩红的牙床。

刘艳直起身，默默走到嫂子身边，不再去试图拉她，只是接过那根木棍，努力疏通炉口，让烟少些。看着嫂子在烟雾中呛咳得弯了腰，看着她无措又恐慌地搅拌着那碗早已变凉的糊糊，刘艳的心一点点沉下去。

日子在矿渣堆的粉尘中一寸一寸碾磨。这天下午，阳光终于短暂地撕破了头顶厚重的铅灰色云层，吝啬地在废矿渣堆

上投下几道扭曲苍白的光柱。那点转瞬即逝的光亮，像某种诱饵，引着工棚区里的闲人和散工出来透口气。

刘卜被派去更远的卸料点扛活，没在棚子附近。李柔蜷在棚子里最阴暗的角落打盹，或者更像是某种呆滞的入定。孩子树根睡醒了，不哭不闹，自己笨拙地爬下那张冰冷的木板床。地上冰冷凹凸不平，他有些害怕，小手紧紧攥着那只掉了耳朵的小老虎布偶，这是他唯一的熟悉“伙伴”。他爬到了门口，被门口那道斜射进来的、窄窄的、灰尘弥漫的光带吸引住了。棚口那块满是破洞的油毡布没完全挡严实，一束手指粗的光柱落在地上，映照着无数飞舞的细小尘埃。小家伙好奇地伸出手去抓那光柱里跳舞的小点点，咯咯地笑出声来。光柱的边缘，就漫过了门槛外那片堆着破筐烂筐的泥地。

这时，斜对面一个挑着扁担、不知哪个乡口音的矮壮身影经过。“嗬！谁家的小泥猴！”粗嘎的声音响起，带着戏谑。树根大概被这突然的声音吓了一跳，仰起小脸看着那陌生人。那汉子停下脚步，咧嘴笑了笑，露出满口黄牙。那笑容在昏黄的尘土里显得模糊不清。他四下张望了一下，棚户区空荡荡的，只有远处矿渣堆上有几个晃动的小黑点。汉子放下扁担，从怀里摸索了一阵，掏出一块微微发黑、看不清是什么的东西，朝树根晃了晃：“娃儿！来，甜的，来呀！”

树根懵懂地看着那晃动的黑东西，又看看自己手里的小老虎，大概觉得那东西远不如自己熟悉的小老虎重要。但他被这新奇的动静吸引着，小脚丫摇摇晃晃地往前挪了一步，大半个身子已经探出了门槛，好奇地伸着小手，既想摸光柱里那些跳舞的尘埃，又被那块黑乎乎的东西和汉子发出的古怪声音所引诱，一步步蹒跚着跨出了棚屋的门槛。

光线骤然亮了些，树根下意识地眯了一下眼，茫然地站在那条被垃圾和污水浸染的窄路上。就在他短暂眯眼的瞬间——

斜对面的矿渣堆后，两个鬼鬼祟祟的佝偻身影正探出头来，眼珠滴溜溜地盯着独行的孩子，如同两只嗅到血腥的豺狼。

树根似乎终于感觉到了害怕，小手紧紧攥着他的小布老虎，嘴巴一撇。他好像回头朝棚口那黑洞洞的油毡帘子看了一眼。就在这时，旁边那堆破筐后面猛地窜出那矮壮汉子！迅疾如电！一只大手铁钳般死死捂住树根刚张开的嘴！另一只胳膊如同捞水桶般，从孩子腋下一箍，往上一提——

树根那双乌溜溜的小眼睛惊恐地瞪到了最大，小脸瞬间憋得青紫！连一声呜咽都没能发出！他手里那只唯一的小布老虎脱手而出，软塌塌地摔落在他刚刚踏过的污水烂泥里。那汉子如同山狸叼着幼崽，挟着剧烈扭动挣扎的小身体，像一道融入浓烟的灰色鬼影，嗖的一下就窜进了旁边矿渣堆后一条窄得仅容一人通行的、堆满废料的陡峭夹缝里。另外两个佝偻

的身影也闪电般窜出，手脚并用地攀上陡峭的矿渣山脊背面，像灵活的鼬鼠，瞬间消失在嶙峋的矿渣巨石的阴影中。

那掉在地上的小布老虎，唯一剩下的一只黑纽扣做的眼睛，沾满了污泥和煤渣，木然地望着棚屋那黑洞洞的门口，和这片弥漫着硫黄恶臭的天空。

没过多久，李柔如同幽灵般从棚屋黑洞洞的门口挪出来。她浑浊的眼睛茫然地扫过棚前那片泥地，空空荡荡。孩子呢？她脸上那种惯常的麻木似乎被什么东西刺穿，露出一点空洞的裂隙。她在门槛处停下脚步，佝偻着瘦小的身子，朝泥坎外看了几眼，又侧耳听了听。没有哭声，没有小小的身影。

一丝混杂着困惑和隐约不安的神情，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浮现在她灰黄的脸上。她往前走了几步，到了刚才孩子坐过的泥坎位置。她那枯树枝般的手指无意识地在冰冷的泥地上摸了一下，似乎在确认什么无形的残温。目光终于落向前面那片污水坑坑洼洼的泥地。她的视线瞬间凝固了！

那只被踩得嵌进了淤泥里的、她亲手缝过耳朵、又被刘艳缝了断口的小布老虎！那么刺眼！那么熟悉！只剩下孤零零的一只黑纽扣眼睛，沾满脏污，死死地瞪着灰蒙蒙的天空。

“啊！”一声撕心裂肺、非人的尖叫从李柔瘦小的胸腔里冲破喉咙，如同被活活撕裂的布帛！那不再是人类的嗓音！她整个人猛地扑倒在地，十指痉挛地抠进冰冷的烂泥里，像要从泥水中捞出她的孩子！她以头抢地，肮脏的脸在污水中疯狂地摩擦着，发出令人头皮炸裂的哀号：“树根！我的儿啊！”

尖锐绝望的惨嚎终于撕裂了工棚区沉闷的空气。远处矿渣堆上的人影惊愕地驻足。片刻后，刘卜浑身大汗，脸上沾满黑乎乎的煤灰，跌跌撞撞地狂奔而来！紧接着是赤着脚从另一头工棚冲出来的刘艳！他们看到门口的情形，血液瞬间冻成了冰坨！

“人呢?！树根呢?！”刘卜吼得声音都变了调，一把抓住李柔泥污中疯狂扭动的肩膀，几乎要把她的骨头捏碎。

“虎……老虎……”李柔神智混乱，只是指着泥水里那只小小的布偶，身体如同离水的鱼般痉挛，“我儿没了……没了啊……”

巨大的、深不见底的恐惧像毒蛇的獠牙咬穿了刘卜和刘艳的心脏！他们同时猛扑出去！扑向那些犬牙交错的巨大矿渣堆，扑向那些堆满废料的狭窄夹缝，扑向横流恶臭的污水沟！像发了狂的野兽！

“树根——树根娃——”刘艳尖锐凄厉的呼喊声在巨大的矿渣山间碰撞，带出无数绝望的回音，“树根——！你应应姑姑啊！树根！”

刘卜不再喊叫，他像一头红了眼睛的

蛮牛，直接冲上陡峭的矿渣坡！手脚并用，连抓带爬！坚硬的矿渣碎石划破了他的手掌、膝盖，在皮肤上留下无数道血口子！黑色的煤尘和殷红的血迹混在一起，瞬间沾满了他的衣裤！他根本感觉不到疼痛！他只瞪着赤红的、几乎要爆裂的眼珠子，疯狂地在成山的废矿堆、深不见底的采坑边沿、巨大的废弃矿斗车下面搜索！每一块可疑的阴影，每一处可以藏匿活物的缝隙！汗水和血水混杂着煤灰，在他脸上肆无忌惮地流淌！

“树根！树根！你在哪啊！”刘艳的声音带着濒临崩溃的哭腔，她冲向那些堆积如山的巨大旧筐烂箩！用尽全身力气掀翻一个又一个，腐朽的藤条扎进手里也不觉得疼！期盼着能在哪个箩筐底下看到那张小小的、咧着嘴笑的脸！然而只有污水从筐底渗出，泛着恶臭的泡沫。

搜寻的范围越来越大，绝望却像冰冷的海水一寸寸没顶。没有任何痕迹！那个孩子，连同那三个鬼魅般的人影，如同从未出现过的晨雾，被这片矿渣山升腾起的滚滚烟尘彻底吞噬抹去。

不知过了多久，像一世纪那么漫长。刘卜终于停下了他那疯魔般的攀爬和翻找，高大的身影僵立在一片陡峭矿渣堆的半山腰。他微微佝偻着背，赤红的眼睛里最后一点光亮熄灭了，只剩下死寂的灰烬和无边无际的黑洞。

山脚下，刘艳徒劳地扒拉完最后一个废箩筐，力气仿佛被瞬间抽空。她双腿一软，再也支撑不住，像被人拦腰砍断的枯木，直挺挺地扑倒在冰冷黏腻的泥水里。冰冷的污水淹没了她的半边脸，一股浓重的腥臭直冲鼻腔。她睁着眼，冰凉的泥水刺得眼球生疼。就在模糊泛着泥浆水纹的视野边缘，她看到了。那只被遗落在污水坑边缘、嵌在湿硬煤泥里的小老虎布偶。缺了一只耳朵，那孤零零的一只黑纽扣眼睛，斜斜地、悲哀地映着灰蒙蒙的天空，泥水顺着它脏污破烂的身体往下滴淌。

那是什么？

她猛地记起来了。是树根！

那冰冷的感觉从她的指尖扩散到全身。

树根在哪里？那只小老虎又为什么会丢在那里？

刘艳的眼前一黑，终于坠入无边的黑暗里。

武當風

非虚构

满耳草鞋 | 华元国
森林公园的眼睛 | 杨怀玉
顺爷之逝 | 尚宏厅



华元国，1957 年 7 月生，湖北竹山人。好文学，退休后执笔写作。

满耳草鞋

◇华元国

在老屋大门旮旯里，曾经放着一只竹篮，一双草鞋静静地躺着，像是刚从田埂上回来，在休息。它灰扑扑的，材质是葛麻，猛一看像是猫头鹰靴子。小时候，每到深秋黄叶落尽时，爷爷便带我进山砍葛藤，将一根根指头粗细的藤条从藤架或荆棘丛拽出，割下来打成捆扛回家，刮去表面的粗皮，用棒槌轻轻敲打松开筋骨，再一缕缕撕开晾干，捆成把备用。用的时候，用水雾轻发一下，既柔软又皮实，人们都叫它“葛麻”，和农须草一样，是上好的草鞋料子。

这是爷爷亲手打的“满耳草鞋”，已磨得有些发亮，却还带着泥土和阳光的气息。如今，它成了我的“传家宝”。

最早见它，是在老家的院子里。爷爷端坐在一条栗木长条高板凳上，腰间系着树岔子做的磨得圆润光滑的草鞋弓，背上长着“牙齿”的草鞋爬子紧紧勾住板凳的前端，爬与弓之间，绷着盘成四股的龙须草绳作经。爷爷的腿上，盖着一块洗得发白的蓝粗布帕子，身边的竹篾筐里盛着葛麻和木棕片。爷爷的手粗粝得像老树皮，手指却异常灵活。只见他左手拽着葛麻头一上一下穿过龙须草经绳，右手拇指和食指一捻一绕，上下翻腾，经纬间就织成了细密的网。他时而将手指张开插进缝隙里用力地向怀里拉紧，时而用木片扳手紧一紧，让经纬亲密无间。不一会儿，脚印一样的鞋底就编成了。这时候，爷爷从竹筐里拿起锥子，在鞋底周边扭扭捏捏长出密密麻麻寸把长的“耳朵”，看上去像一只肥

硕的蜈蚣。他将鞋胚解下来，用鞋鼻子上的绳逐一穿过耳洞抽紧，满耳草鞋大功告成，像个胖娃娃在爷爷脚边转悠。爷爷憨憨地笑着说："这草鞋既结实，又泼辣，泥里水里都能穿，不容易腐烂，晒一晒又成了新的。特别是冬天，在里面套上几层棕片，就成了靴子，穿着可暖和了！"

爷爷很中意自己的杰作，拿在手里反复端详，还对着阳光照一照，如相亲般仔细。得意扬扬地穿在脚上，心中便油然升起一股莫名的自豪！

爷爷穿着这双草鞋，走过田埂，走过山坡，走过山林，走过那些平凡而忙碌的岁月，也走过我的童年。

春天里，山里的桃花开得早，深红的，浅红的，在青山里夭夭地艳，枝头残留的陈旧干桃，吸足了花香，清香味特别浓，采回来泡茶时放一个，喷鼻的香让人忘不了。爷爷穿上草鞋，扛起锄头，去"沟坑"为桃园里桃树施花肥，鞋底沾着新翻的泥土，踩在地里"噗哧噗哧"响。我跟在后面跑，看他弯腰给桃树疏花，草鞋耳朵上挂着几片鲜嫩的草芽，像给帮子别了朵绿色小花。

夏天，蝉儿在树荫里"嘶嘶嘶啊嘶"地唱着歌，叫得林子静悄悄的，山风吹过来凉得很爽快呢！水塘和稻田里的青蛙此起彼伏，像是在比赛谁叫得更好听，那热闹劲不亚于过年放鞭炮。我被蛙声吸引，跑到"堰头"池塘里捞蝌蚪，不知不觉越走越远，陷进淤泥。修堰渠的爷爷听到呼声连爬带滚地慌慌张张跑过来，扑进泥塘将我拉出来，我的胶鞋脱落在泥里，爷爷找了好一会儿才抠起。他的草鞋上沾了黑乎乎的软泥和半青半黄柳叶，低头看看，乐呵呵地说："这草鞋呀，比胶鞋耐磨，也比胶鞋亲脚。"我当时不懂亲脚是啥意思，长大了才明白，那是鞋与脚相惜，互相依赖，彼此都舒坦。

秋天的雨特别勤快，来了去，去了来，来来回回走亲戚，好缠人啰！"水井沟"涨水了，水质变得混浊，好难喝，澎肚子。爷爷到五百米外的"凉水泉"挑水，扁担压得"咯吱咯吱"，草鞋踏在湿滑的上山路上，却一点也不打滑。爷爷一边走一边感慨地说："这草鞋就像咱庄稼人，稳稳实实，从不打诳语。"

一入冬，山里人家就开始为火塘添薪。那时农家过冬取暖全靠一口火塘，里面燃着疙瘩蔸、片子柴，乃至整截圆木。火塘上方用铁丝系一根树钩子，挂着老吊罐，安着一支木掌，可手动升降，好聪明听话哟！既能热水洗涮，又可炖肉。萝卜羊肉汤是最好的应季食物，外面下着雪，屋内炉火红，一家人围着火塘，喝着羊肉汤，暖身又暖心。一放晴，爷爷穿起草鞋，扛着斧子和锄头进林子挖疙瘩，我背着背篓在后边捡。特别是要寻一个大大的老树蔸，作为除夕夜火塘里的主薪，要能从除夕一直燃到十五。年柴头越大，预示来年养猪越肥。林子里粘着残雪的腐叶很是湿滑，我的胶鞋踩上去偶尔会呲溜很远，

爷爷的草鞋踏着却安稳如山。看到我的狼狈样儿，爷爷爽朗地笑着说“还是穿草鞋好吧，又稳巴又暖和。”

天气晴了，爷爷将草鞋洗了又洗，放在太阳底下晒，除去霉菌。再扬起往地上磕一磕，用满是老茧的手掌轻轻拍打，像是在哄孩子睡觉。收拾停当后小心翼翼地放进竹篮，如宝贝般珍惜。

后来爷爷老了，腰弯了，走不动远路，这双草鞋就到了父亲手里。

父亲担着“乡长”的责任，在那个红红火火的年代，经常要去田地里看年成，到群众家里看生活，还和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他总是穿着这双草鞋，鞋底子磨薄了些，“耳朵”也变得软塌塌的，却依旧干净得有精神。有一次他回家来，脱下草鞋揉脚放松，里面垫的棕片贴着他的脚后跟拖了出来，沾着些青青黄黄的草汁。“爸，现在都有了各式各样的胶鞋，还有长筒雨靴，您怎么还穿这旧草鞋？”我问。他低头摸摸鞋帮，又抬头望向远处的田野，说：“这鞋轻，柔韧，透气，不焐脚，而且踩在泥里有‘感觉’，哪块地松软，哪块地板结，脚一踏就知道。”

后来，我到外面读书，到部队，再回到村子里才明白，父亲的“感觉”里，藏着对土地的熟稔，对“实在”二字的信奉——就像这双草鞋，不花哨，却能在风霜雨雪里护住脚，在沟沟岔岔的田地间，领着群众往前走，走向期盼的好日子。

爷爷走了四十多年了，父亲也走了十多年，可他们穿着草鞋走乡村的样子，一直活在我心里。

如今，我也在城市里安了家，却还会把这双草鞋带在身边。平时，樟木箱底铺着旧报纸，草鞋放在上面舒舒服服地躺着，经纬有些松了，“耳朵”也软不拉踢的像棉线，连棕片也成了花花的网子还有些残损，却还能看出爷爷当年的匠心。我摩挲着那些磨出毛边的纹路，想起爷爷打草鞋的样子，想起父亲蹲在田埂上的背影，想起自己小时候趴在板凳上看爷爷打草鞋的神情。原来，这双满耳草鞋已经不是一双普普通通的鞋子，它是爷爷手掌里的温度，是父亲心里的踏实，是老屋长板凳上的光阴，是我心中的怀念。偶尔，我还是会把它拿出来，摆到书桌旁晒晒太阳。我知道，它一直在陪着我，并时时提醒我：脚下的路要走踏实，心里的根要往深处扎，就像这双草鞋，在泥土里走了一辈子，却把家风和怀念，一代代穿进了岁月里。



杨怀玉，湖北竹溪人。湖北省作协会员，竹溪县作协主席。作品散见《诗林》《绿风》《静传真》等刊。

森林公园的眼睛

◇杨怀玉

一群人穿越林海。深秋的阳光和凝霜晕染的水杉是我们此行的坐标。

这是一种高大帅气的乔木，拥有令人仰视的修长身材，喜欢柔软濡润的湿地。这些大木家族在地球上生存了一亿年之久，它们很聪明，繁衍于川鄂交界的秦巴褶皱中，避开漫长岁月的天灾人祸，完成血脉的延续，创造自然界物种进化的奇迹。

这里是偏头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核心——标湖，它直接守护的高峰就叫偏头山。

如果把横穿县城的秦楚大道，看作这个鄂陕通衢的绿色折页的“折”部分，东西标湖的满山林木则处在这折页的一侧顶端，是被老百姓心心念念为武陵镇的竹溪县城最美的屏障。这有些要遭妒忌的样子。站在标湖林场的山门俯视西北，就可以看见武陵不夜城璀璨的烟火，感受城市脉动中的人声鼎沸，车水马龙。这个“小别胜新婚”的距离，造就了森林公园的温度和持久力。

好久以来，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沿途不见一方池塘湖泽，凭什么叫标湖呢？进入森林的腹地，我刹那间明白了。这真是生长在树木之下的“湖泊”啊！一浪浪的摇摆下面，归隐了一大片湿地，它们时而展现出湖泊，时而又变幻成沼泽的模样。现在是晚秋，前段时间雨水少，加之地上落了一层仿佛是几个世纪沉淀下来的红衣黄芒，沼泽范围更加收拢

了。没有其他树种与水杉争宠，如此地貌，只能是亲水植物的洞天福地。这是不是水杉历经亿万年而不消亡，成为亘古大地活化石的密码呢。

我们不是来解锁密码的。我们这来自各行各业的一群，有护林人，文学爱好者，摄影发烧友，徒步健身者，我们最大的愿望或许只是被好奇心驱使，想听听丛林的声音，顺便撷取一些柴米油盐以外的东西。

每到深秋以后，这些有滋味的大地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伊耆氏蜡辞》是这样写的："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嗯，就是我们眼前所见的自然，自然而然，欣欣而然。

林间幽深，只有大地本来的声音。风吹，枝动，叶落，叶与叶在空中相遇，摩挲。时而细柔连绵如江南白雨，时而轻盈空灵如枝头飞雀，有时也可以是优雅的华尔兹。其间夹杂一些昆虫比比索索的声音，这大概是它们生命中最后的鸣声了。我们听不懂它的语言，也瞧不见它的身影。蛩音细微，但千万个微粒形成的共鸣音，也会形成蛩音风暴。我们来了，叽叽喳喳的聒噪破坏了这一片空灵，但它们视而不见。

斑驳阳光透过疏朗的树梢洒在极柔的地面，如同铺了一层金黄色的地衣。人踏上这方如同揉捻过的湿地，地面零散铺陈的阳光和碎叶好像都在晃动。我们踩在松软的叶脉上，甚至可以感受似坠非坠的地下律动，奇妙而有趣。但我们不敢下重脚，担心力度更大一分，被厚厚腐叶覆盖的地表就会泌出细细的水来，哈哈，如果你运气够好，踩一脚或半裤管年份泥浆也是可能的。

秋风是这个季节的邮差，摇摇这个，晃晃那个，但不恼人。这是催熟的秋风，通透得很，你说它善解人意也行。此刻的景象有静美，也有绚烂，当然，还有一丝伤感，有时也会是思索的样子。待来年，幼芽生发，新枝长成，又是一番欣欣向荣气象。谁说彼时景象与此时无关紧要。

此时，看不真白洒在高大树木顶梢的秋日阳光，但从树梢的明亮，到渐次的浅暗，却可意会；彼时，看不见它们暗夜与风雪的约会，但从率先落舞的叶片，定可捕捉。生命的气机看似只在地下，实则也在天上。

我们跟随向导，向导循依地势，树先生水女士先我们而动，看不见山的憨态，满山的树木在为山塑形，应季形成春的树山，夏的树山，秋的树山，冬的树山。那些隐逸山林的清泉，它们彼此依存，互不盲从，遵循天地之道，在争与不争中或潜行，或流响。

水和树，是这片土地最耀眼最原始的股东。这些被滋养和护佑的湿地，是偏头山森林公园的眼睛。

在一块低洼的湿地，一片杉树林呈现一种奇异而又坚持的形态。它们大概基础不稳，又或者因为山风的作用，几十株树木向一侧深度倾斜，树根未离开地面，树梢却亲吻泥土，倒而不伏，化作一张张大弓。这也是一种适者生存之道，它们和湿地相互妥协，彼此利用，共同营造一方小洞天。

我率先攀上一株弯弓的大树。手持一根登山杖，在树身点点啄啄，作第三点的支撑。边小心翼翼前行边鼓动，看谁敢走到弓背的顶端去。没人受我的蛊惑，我也没胆量前行多远。这时，摄影师发现了新大陆，说谁谁坐到树上拍两张，一定超级酷。没办法啊，摄影师的嘴巴和相机就代表了美。两位美女手拉手，晃晃悠悠却又笑颜如花地走树，在水泽之上宠树而坐。有人起哄："坐稳当啊，别'吧唧'一下掉沼泽里。"

摄影师们调整角度，寻找最美的感官。突然，一缕阳光穿越万千个缝隙，从遥远的时光里赶过来，像一面带光芒的镜子，径直罩住了两位美女及附近的一小片区域。这该是多大的宠幸了。光，影，人，弯曲的树，身下的沼泽地，难得如此误打误撞地交织在一起，这一忽儿的意想不到令摄影师激动不已，赶紧抓紧天赐的机会为二位美女定格。只不过几分钟，光影散去，岁月如常。

光的青睐转换之间，摄影师们忙得一塌糊涂，兴奋得一塌糊涂，两位美女端坐光影间，尽享恩泽，只可怜了我，既不能泅到美女身边借光，那会被摄影师们恨极，又不能继续，愈远行树路愈窄，下面的沼泽愈加稀糊，两个方向都没贼胆，只好颤颤栗栗杵在原处。实在支持不住了，便请同行伙伴探探身前地面的硬度。还好，松软而不泥泞，堪可盛脚，我麻着胆子尽力向远端跳了下去。

我现在琢磨着两位美女如何从巨大弓胎上移步地面了。果然，"端坐"了一会儿，她们已经不敢站立起来了。寻思片刻，尝试数次，终悟出双手撑木，运用两点成线三点为面的原理，以牺牲裤管为代价，磨磨蹭蹭离开树身。

继续前行。上午的行程就是这一段十余里的杉廊。这样的曲径走着令人舒坦，也有些奢侈的感觉，当然也有遗憾，我总臆想着要是把它搬到我住处附近多好，我可以每天走一遭，并给它起名益寿林。

这段杉廊两边向上缓缓延展的部分还是绿色的底子。离开沼泽后各色草木便围抢了上来。只是此刻的绿看起来已经不太利爽，有些扣扣掐掐的感觉，好像正在承受着什么。那些红黄绿花脸的叶片混杂在隆起的山坡，它们是承恩光照不均还是物种的差异性呢。整个杉廊则是红红一道——光吗？还是说所有红色的物事都有耀眼的光波，让别的颜色在它面前显得卑微。我知道绿色不会，绿色是大地的底色，是大地的天。此刻杉廊的红是大地绿给予的，坡上的花脸也是大地绿给予的。

标湖的尽头是一处悬崖。整个标湖涵养的水懒懒散散林林总总沁到这里聚合，一下子变了性子，它们自悬崖上跌落下去，形成水瀑，有一种久在樊笼的挣脱感。

目向深远，我豁然明白，悬崖之下竟是黄花沟景区。一直以来，我总对区域方位啥的傻傻分不清，今日站在高端醍醐灌顶，我终于明白，偏头山森林公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黄金位置。从鄂坪到标湖，城关，中峰，蒋家堰，东西横贯，一直延伸到朝秦暮楚的关垭古隘，这不就是先民避秦之难自西向东的神秘古道吗。向西秦楚边关崇山峻岭横亘，向东堵河汉水阻隔，形成两竹这一段狭长，是古人所谓的“绝地”，更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乐园。同邑之人相互携持，顺河谷沿岸的山间林道遁入秦巴山，犹如飞鸟投林，了无痕迹，“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再寻常不过。如此想来，这处桃花源中的森林公园还有多少未解之谜呢？黄花沟景区那个最美的女儿瀑的水无疑也是出自标湖，但此刻我关注的焦点已不是它了。

我觉得生活在竹溪这个地方是有小确幸的。县城及沿线黄金区域被两个国字号公园裹挟，城之北是龙湖湿地国家公园，之南是偏头山国家森林公园。我见识浅短，真没遇见过如此奢侈的地方。

回到森林公园管理局，翻阅园区简介，我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我们的母亲河发源于县城西北的老阴山，缠缠绕绕途经龙湖湿地，然后折而向东，穿县城而过，最终注入堵河，汇入汉江，而老阴山竟然也是偏头山森林公园的辖区。兜兜转转间，原来彼此一直伴随在朝朝暮暮。

按照行程，下午我们将攀登偏头山的主峰，一个拥有千年底蕴，用不锈的铁瓦盖屋顶的道教圣地，那是竹溪人，以及邻近的陕西人心心念的道场，说它是溪域第一山恰如其分。山顶上还有两株挺拔千年、也打磨千年苍桑的铁浆木和迎客松等我。毋庸置疑，偏头山主峰一定是这处森林公园升华的部分。但于我的情感而言，今日的我属于东西标湖，今日的东西标湖也只属于我。

就在这篇文章收尾并沉睡数月，等待我哪天心血来潮打开文档唤醒它，时光已近芒种。一日，我在朋友圈看到摄影师朋友登明兄发的一组照片——东西标湖的春日风光。一大片翠生生粉嫩的青绿装扮成这片森林的裙脚，依稀可见湿地饱水的影子。春山，春水，春意，深深浅浅的绿，春日阳光林间的逡巡……摄影师醉在林间，我醉于摄影师的九宫格。留言区里一声声的求带。我的恳求更真诚，择丽日，上春山。我知道，摄影师的脚步一直在追赶一些我们难以遇见的东西，那些更早地抵达，更晚地离开，是他们自时间的沙漏里提炼出的黄金。我们在九宫格里看到的，是他们把所得微缩一百倍后的形态。



尚宏厅，十堰市作协会员，茅箭区作协副主席。作品散见于《中国水利报》《中国交通报》《大江文艺》《长江文艺》《工友》等报刊。

顺爷之逝

◇尚宏厅

顺爷高小毕业，在老家爷字辈当中，数他的文墨高。那时候，他当着三百多口人的小队会计，常见他灰色家机布上衣兜里揣着账本，腋下夹一把磨得光滑的黄木算盘，早早晚晚走家串户，忙前忙后为社员们记工分、算收支。他经常来到我家，和我爷爷及几位队干部一起，就着柴桌上那盏昏黄的油灯，开会、算账至深夜，算盘珠子打得噼里啪啦响。

那时的农村，生产队长的吆喝就是队里的“号令”，“上工了”“干活了”“放工了”的喊声震动屋宇，穿透田垄，有种不可置疑的权威。而生产队的会计是内当家，管着每家每户的“生计”：记工分、算口粮，一年到头，谁家能分得多少小麦、多少玉米、多少红薯、多少香油，全由他的算盘珠子来定夺。在旁人眼里，这可是个肥差，总以为顺爷家的日子，要比别人家过得滋润。殊不知，顺爷家大口阔，七个儿女要养活，全靠他和顺奶奶起早贪黑在地里刨食。他做事向来规矩，一碗水端平，多吃多占的事不干。要知道，在那个讲思想、讲觉悟的年代，干部贪污是一件令人不齿的事情，谁也不情愿去冒挨批斗甚至坐牢的风险。

顺爷中等个儿，身形敦厚，生一副圆脸，像个有福气的人。他除了算盘打得精，账页记得清，一手毛笔字也写得顺溜，墙壁上、大路边，有许多宣传标语出自他手。就是这样一个既有能力，又有文化的人，一生却过得寒碜。一年到头，他身上的那件粗布衣裳洗得发白，补丁摞补丁，土里土气。

平日里，他一杆旱烟袋不离手，吧嗒吧嗒地闷声吸着，鼻孔里悠悠地冒着烟香，很舒服。干活时，他把烟袋别在裤腰带上，握着一双粗粝的大手，抡起挖镢，古铜色的胳膊肌肉，鼓胀有力，挖镢起落间，地上的土块纷纷翻落，他一天能扒五六百个红薯堆，后背衣衫洇湿一片，像老牛一样不吭不响。进山砍柴，他挑回的柴捆压得扁担“咯吱、咯吱”响，少说也有一百多斤。一年到头，他家的山房头上，码着一堆小山似的柴火，似乎永远烧不完、用不尽，眼气了不少乡邻。

即便有一身好力气，顺爷一家的日子依旧过得清汤寡水，缺盐少油的。见他早晚端着那只印着“一心为公”的大瓷碗，盛着冒高一碗清水红薯，上面漂着一层黑乎乎的红薯叶老酸菜，夹杂着红红的辣椒酱，蹲在我家门前的平场边，吃得津津有味。心想：只要红薯轱辘能让一家老少吃饱不饿，便是好光景。

顺爷自小从苦窝里摔打出来，身强力壮，能吃能扛，挑百斤、提百斤不在话下。乡里人都传，他年轻时曾跟人打赌，硬生生白吃了人家的一颗猪头，这事儿，还要从那年杀年猪说起。

有年腊月，顺爷帮邻居家杀年猪，院子里人哄哄、闹嚷嚷的。杀猪匠刚把白净净的猪头卸下来，在场的人就起哄要打赌——那年月，老家本就有打赌吃肉的乡俗，图的就是个热闹。主人家抿了两口酒，兴致正浓，便慷慨地说：“大伙听着啊，谁能吃了这颗猪头，不但不要钱，我再送一块肉！”围观的人听了直摇头，认为这是在开玩笑，那猪头足有七八斤重，没盐没酱的，怎么可能吃得完？

站在一旁的顺爷，向前一步说：“让我试试。”他心里想着，家里孩子们过年都没见过多少肉，若是能赢下这猪头，得到一块肉，一家人也能过个肥年。于是，主人家当即把猪头煮熟剔骨，没放半点佐料，端来满满一盆，放在顺爷面前，又从酒缸里舀了一大碗小窖酒。顺爷也不客气，直接用手抓起就狼吞虎咽，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硬是把一盆子猪头肉吃个精光。在场的人看得目瞪口呆：顺爷厉害，简直就像是饿狼转世！自那以后，顺爷吃猪头的奇闻，便在老家传了下来。

顺爷平日里言语少，不爱说话，可到了关键时刻，他豁得出去，颇有几分英雄胆气。老家山高林密，常闹土匪，百姓们提心吊胆，村子鸡犬不宁。有天夜里，月黑风高，山那边一帮土匪扛着长枪翻山过来，悄无声息地摸到后院李家，准备抢劫财物。只听“咚咚”几声，木门被踹开，土匪一拥而入。李家老小从睡梦中惊醒，见状，大惊失色。危急关头，李家老太爷的儿子站了出来。他平日里习武，颇有力气，对付几个小蟊贼本也不惧，当即抽出墙上宝剑，寒光一闪，便与土匪搏斗起来。

宝剑舞得呼呼生风，招招狠厉，土匪们一个个被吓得不敢近身，只能远远地用枪杆去挡。不料，搏斗间，“叮当”一声脆

响，宝剑碰着土匪的枪杆，竟折成两段。凶残的土匪眼露凶光，转身就朝李老太爷放了枪。“砰”的一声枪响，打破了夜的寂静，紧接着便是女人和孩子撕心裂肺的啼哭声。

顺爷躺下没多久，听到枪声和哭喊声，心里“咯噔”一下，赶紧从床上爬起来，冲到道场边上大声呼喊：“土匪在后院抢东西，打死人了，大家快去打土匪啊！”他的声音穿透黑夜，村子顿时人声鼎沸，男人们的吆喝声、兵器的碰撞声混在一起，喊杀声震天。顺爷抄起门后一把斧子，村里的精壮劳力，也纷纷拿起家伙，有人持棍，有人握叉，有人举铁锹，纷纷往后院李家救援。土匪见人多势众，当即吓破了胆，趁着夜色落荒而逃。

几十年后，当年持剑与土匪搏斗的李家爷爷说：“那天晚上，若不是顺儿和乡亲们出手相救，我家怕是要遭灭门之灾！”说这话时，他眼里满是感激，手还不住地比画着当年搏斗的情景。

谁曾料到，平日里身强力壮、能扛能打的顺爷，却突然病倒了。有人说，顺爷得的黄疸肝炎，是熬夜舀水熬出来的，这话确有来由。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老家常年干旱少雨，方圆四十里被称作“干沟河”，吃水比登天还难。顺爷为能弄到几挑水，便每天夜间独自守在门前的一个水塘边。

水塘里常年干枯，底部凹陷处约有一个半人深的小水坑，出水的地方只能容下一只瓢。遇到大旱年景，水塘一天一夜最多溢出十来担水，却只能一瓢瓢舀，一瓢瓢地等待。与其说舀水，不如说是撇水。猫着腰，拿着葫芦瓢轻轻地在上面一点点撇，这样才不至于把水搅浑，不会舀着泥沙。

不知何时，顺爷在水塘边上打起地铺，下面铺些干草，上面盖一床破被褥，守着这小得可怜的一眼泉水。夜间，露天地里潮气大，人睡久了，身体会吃不消，顺爷就这样熬出了病。起初只是觉得浑身乏力，没放在心上，后来眼珠子，像他的那把算盘珠子一样黄。

也有人说，顺爷的病，是受了惊吓落下的。他患病前，有几次晚上去大队开会，深夜返程时，要经过一条好几里荒无人烟的长沟。那沟里长满野草，两边是陡峭的山崖，夜里常有猛禽、野兽嚎叫，声音极瘆人，胆小的人夜晚都不敢独自行走。顺爷向来仗着自己身体好、胆子大，从来不信有什么鬼。老家的人都说，顺爷身上有煞气，不惧邪。以往村里哪个体弱的妇女撞了邪，鬼魂附了身，疯言疯哭的，家人束手无策时，只要顺爷走来，往跟前一站，眉头一皱，脚往地上一跺，大声吆喝几声：“是哪里的鬼，该走就走了，不然我就不客气了！”病人神志便能很快地清醒过来。可谁想，就是这样的顺爷，那天半夜独自走在荒僻的峡谷里，突然听到山顶有“响石”滚落，“砰砰”“咚咚”“咣当”，在寂静的夜里蹦蹦跳跳，发出一连串怪异的声响，像

是有人在身后追赶。他猛地回头，却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有漆黑的山影伴着他。这“响石”，把顺爷惊得头发根子一扎一扎的，后背的衣裳都湿透了。

还有人说，有一回顺爷在公社办完事往回赶，深夜独自行走在荒郊小路上，走着走着，竟在一个山沟里迷了路。四周黑黝黝的，静得可怕，偶有萤火虫闪过一丝微光，他像被什么东西牵引似的，顺着一面荒坡往上走，走着走着，眼看就要走到半山腰一片坟地处，突然听到几声鸡叫，那嘹亮的叫声划破长夜，即便鬼魅也会闻声离散。顺爷这时候猛地清醒过来，头发直竖，后背发凉，赶紧折身往回走。回到家后，他便神情恍惚，茶饭不思，夜里总做噩梦，打那以后，身子就渐渐垮了。顺奶奶说：“顺爷的魂儿，被鬼勾走了。”

顺爷患病当初，邻居都劝他：“顺儿啊，赶紧去医院看看，这病可不是开玩笑的，耽搁不得！”可他却没当一回事，说：“不碍事的。”该干活干活，该熬夜熬夜，该算账算账。后来他全身都黄了，吃不下饭，浑身无力，病情一天天加重，这才想着要治，但又住不起医院，只能请乡村医生开些中草药。顺爷硬着头皮，一碗碗苦药往下咽。为了让中药发挥最大功效，顺爷把喝过的药渣晾干，在石臼窝里舂碎，然后再沏水喝，尽管苦涩难咽，却还是一碗不少地喝下去。后来觉得，这些草药根本治愈不了他的病，还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病魔像贪婪的猛兽，一点点地吞噬着他的肌体，最终还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顺爷病逝时，才四十九岁。埋葬顺爷的那天，村里人都来了，站在顺爷家的小院里，看着装着顺爷的灵柩，以及灵柩旁一趟子哭成泪人的孝子，心情沉重，脸上尽显惋惜和悲痛。大家都惦记着被撇下的顺奶奶，膝下一群未成年的儿女，往后的日子可咋过？

人们说：顺爷走早了，可惜呀！说他当了那么多年的生产队会计，管着全队人的吃喝，他若稍微动点小心思，弄些五谷杂粮，让家人落个肚儿圆，应该不是难事，可顺爷压根没这样想。

顺爷走了，已经走了五十多年。他的坟安在村后的山坡上。至今没有立碑，没有刻字，仍是普通石块垒起的土坟。坟头荒草一片，风一吹，像他生前那把黄木算盘，在荒野里哗啦作响。

武當風

汉 诗

春天写给冬天的回信(组诗) | 蒲阳河
五十米月光(组诗) | 张泽雄
失眠后遗症(组诗) | 马帮
一只迷失的鸟(组诗) | 张静
春日来信(组诗) | 吴双琴



蒲阳河,在《诗刊》《中国作家》《诗选刊》《星星》《当代诗人》《中国铁路文艺》等多家报刊发表过诗歌。出版诗集《静静的蒲阳河》《舟游蒲阳河》。

春天写给冬天的回信(组诗)

◇蒲阳河

椅子

老屋那把藤椅
坐着坐着,往事便羽化了

风在扶手上盘旋
像找不到落脚的旧址

门窗紧闭着
我知道——
阳光悄悄来过
月色悄悄来过
父亲也悄悄来过

可我不知道
那深浅不明的印痕
究竟是粒误入歧途的种子
还是春天写给冬天的回信

天色将晚

晨曦驶进春天的入口
桃枝一闪

桃花就结出了青桃

后视镜里
夏天正推远蝉声
长尾鹊掠过挡风玻璃
丢下一枚桃核

秋天来不及成熟
就落成满地黄叶

渡口

彼岸，静坐在苦楝树下

一出山村
我便织起一张网
无数次，试图打捞
流水漂远的橹声

一路漂泊，无桨的独木舟
终泊在黄昏的码头

中年的水面，平静而辽阔
偶起的波澜
总会收留回头的山风

送别又一轮秋色
看野芦苇举起满头霜白
我与渡口，相对沉默
只任晚风

一遍遍，清点归程

雪来得更突然
像未及打开的远光灯
当里程表卷走最后几缕光
冬天已向暮色交还路费

桃枝缓缓抬起栏杆
夜色开始涌入

面对那块巨石

既然成不了那棵树
就在石缝间，做株草吧

看树的年轮再密
也密不过时间的风化
我枯荣一次
便替它，沉默一回

若你厌倦了身影的磨损
就踩上我的肩头
这里有滚烫的寂静
用你掌心的星河
可暖醒石头里打坐的雪

孤岛

那年被玫瑰刺破手指

结痂的疼痛在心底扎了根
每次暗香浮动
伤疤就隐隐作响

从此我的脚步
像拎着一根盲杖
在杂草丛生的尘世
小心拨开每片可疑的阴影

直到身后再没有风声
春天也绕道而行
我站成一座孤岛
潮水日夜拍打着警戒线

江南早春图

云雾绕着远处的青山
或聚拢，或飘散
试图遮住时间落笔时
勾勒的轮廓线

可这怎能瞒过油菜花——
千万朵眼
遍地金黄
早已占尽田野的半壁江山

父亲赶着水牛，缓缓穿过
像押运粮草的队伍
白墙青瓦的村寨
静静卧成——落款里的驿站

临江仙

涛声漫上堤岸
化作连绵的群山
云影坠入江流
砂石沉底
压着未曾说出的变幻

——而一尾鱼
正逆流向上
像归乡的船
它把迎面的风浪
听成纤夫的号子
于是险滩
轻如一张旧船票

芦苇在岸边
举着满头霜白
一整条江的冷暖
泅渡在它低头之前

旁白

杏花，桃花，梨花
涌进三月的栅栏门
这条暖阳歇脚的山路
笑成一地花瓣

蒲公英举着细碎的灯盏
杨柳交出最后的飞絮

戏台下仿佛有人
轻轻应了一声

只有父亲，还是那株
从未走出大山的荆条
蹲在老屋门口
一遍遍磨着镰刀

刃口越来越亮
他却一直没有抬头

远处的天空

掏出胸前捂热的石片
顺风一扔
便有朵云，飘向天边

夕阳的炉口
余晖轻轻落下
点燃连绵的远山

坡上那只迷途的羊
转过崖壁
把铃铛，领回了炊烟

栅栏门虚掩
暮色驱赶着犬吠
缓缓合拢
化作一股甘冽的清泉

影子扶着我

在月黑风高的夜晚
影子会藏起来
把整个天地
都留给我独自守候

而在阳光明媚的白昼
它却不离左右
瘦长时，是我探路的长杆
短促处，是我垫脚的石头

人世间那么多岔道
它有时在前，有时在后
我不确定是它扶着我
还是我——
扶着另一个自己走



张泽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十堰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发表于《诗刊》《星星·诗歌原创》《诗潮》《福建文学》《长江文艺》《延河》《海峡文艺评论》等刊，入选多种选本。长诗《汉于此水》入选中国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出版诗集《用它的读音去注册》等。

五十米月光（组诗）

◇张泽雄

内心的执念

大雁又在天空彩排。人老了
会变成另一只鸟
你说你的，它飞它的
内心的执念，早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力
活在一种妄想症里，不给自己
退路。以为自己还是昨日的王
你不降旨，开不成局
以为自己系庙里的菩萨，你不开口念经
天无甘霖
作为一个已抵穷途之人
所有的路仍在尽头
向你敞开，而你只能收起羽翼
着一身新衣
在路口，等一切重来

一座孤岛

一个人就是一座孤岛，举目四望
那么多人已经沉没

剩下自己，将远方和大海据为己有
波涛一阵阵涌来，已不足以
虚构来日。冬日暖阳下
门前的乌桕树光秃秃的，麻雀、灰喜鹊
不再借宿枝头，往事已是
过眼云烟。那个一言九鼎的人
又官复原职
正带领村里的故人
在云端修渠、种水稻。一树枯枝
似在等下一个春天。摇椅上
酣睡的人
正在梦里跋涉——

给影子称重

一个影子，一不小心掉到地上
太阳和月光
开关都不在自己手里
擦拭或拾取皆是徒劳——它
贴在地上如一张薄纸。人活到最后
来日如影随形
连呼吸都不是自己的，远方
已失去灯塔的指引，故人轮番莅临
向你招手致意
往事像一台放映机
在眼前滚动播放。恍惚中，全村人
在你笃定的感召下，又开始
修渠引水，交公粮……所有瞬间
都在空气里浮动
一杆没有准星和刻度的秤
正在给影子称重——

一捧雪

玉碎了那片瓦能否保全，雁过后天空
依然空阔，没有留着什么
杯子里的酒，正雪花纷纷。此刻
一生事，一曲戏，一捧雪
似乎都飘在幻觉里
摇椅上的那个人
正松开手里的太阳和星星，行迹匆匆
一个人在摸黑赶路
梦里尽是故人来，一拨一拨
似围炉煮茶，围着絮叨、叹息
像截住了往日的某个瞬间。无所谓
终点和起点
现在都是一张白纸
一笔下去，哪怕什么也没有写
也是你不能拒绝的一生

相持或签证

与一朵流云相持可否证明你的清白
现在你在摇椅上与自己相持
太阳晒过的额头，早已
寸草不生，过度失血的脸颊
沟壑里一片荒芜。相持是生命写给
明天的答卷
你自己成了自己的倒影

薄薄的,贴在地上等着启程
夕阳抄写完最后一份清单,转身便
交给了流水声
你攥在手里的笔,还要
最后一次填写自己
生命的履历,还要自己给自己
发一张远行的签证——

除夕:雨夹雪

除夕系汉字语汇中的一个固有文化符号
雨和雪也不能阻止
这个时刻的到来,我们已
从三千里之外
纷纷赶回。卧榻上的老父眼神恍惚
已分辨不出哪回是落雨
哪儿在下雪——一张失血的脸
依稀还能读出,我们一路
携带的寒意
所有的奔赴都如出一辙,都会在
一个方向上迷失
大家怀揣新年的喜悦,没有人在意
雨雪制造的落差,会否在
某个悬停的瞬间归零。母亲不在了
年逾九秩的父亲,令我们
齐齐回家,点燃爆竹
在一口大锅里品味,母亲的味道
雨夹雪,大自然的期许
多来自偶然,而人间
早有自己既定的秩序。除夕日
我看见眼前这碗
坚硬的稀粥,已没有
一颗完整的米粒——

纸棺

时间中的雾不同于生死迷局
早晚都会解锁。月光给纸棺镀上
一层银箔,守灵的人
指间粘了香灰,泪湿衣襟
人世稀薄,来路和去向
在天平的两端称重,最终靠一张薄纸
取得平衡
将肉身委托给尘埃,雨水正在
转移亮瓦的视线,老屋
真的被一纸清空了,满屋子的人
一个个被风接走。妆老鞋子里
我找到了他多年前
留下的遗言。我亲手将最后的纸棺
缓缓推入炉火之中。如果去掉
那截发黑的趾骨
人的一生该多么完美

纸屋

小而轻,精致的程度不亚于任何
一幢实体建筑。一种生而未有的奢侈
死后被一张纸烧毁
风把灰烬吹散,人世已远

墓穴埋葬了有形的肉身，还需要
一间灵魂的居所。我不知道
人的影子，如何通过黑暗，与这间纸屋
来看见自己；一个人
妄想活成的样子，是否可以
在另一个场景廉价实现
一间纸屋的定律，只是想满足一个人
生前的意愿，还是活着的人
想通过这些纸扎，来省略自己
无妄的寄托。与漫长的黑暗相比
人间只是我们的暂住地

父亲的遗物

两张字迹清秀的发黄纸片，无疑
是父亲的第一件遗物，二姐在他妆老
鞋子里发现的，所有遗言
十几年前就写好了，即使最后一刻
依然严谨、细致，要说的话
一定会留下。这是他
最完整的一份人生履历，以及与人世
与我们最深情的告白

送父亲上山回来，我们觉得有必要
清点下老人家的遗物，对他的一生
也算有个了结——九只手机
像刚用过的，最新的那只
甚至还有一格电在闪烁
仿佛记着哪只
是哪个儿女买的；眼镜盒子里
老花镜下面，赫然压着一枚
七十年前的旧党徽，与那只早已
丢失的金戒子。我突然想起
疫情期间，让我用手机替他捐款
交党费的事儿

我们好奇那个，从未见他
打开的小匣子
这里定有老父不肯示人的秘密
三姐轻轻开启，只见
一个笔记本，夹着母亲
和父亲的两张照片，照片中间
有一张小纸片，分别记着
我们的名字与生日……
这是人世一场
给予他最重要的馈赠

他怕自己老年痴呆，会在
某一刻找不到我们
他是想以此为凭。我们又没忍住
个个泪眼相看……父爱无言
父爱如山
母亲走后二十一年
父亲也被装进一个精致的相框里
与母亲一左一右，像两张门神
挂在神前两侧——

父亲的庭院

被我一再采撷并描述的枇杷

花期漫过头顶，而
蝴蝶未抵，蜻蜓也没有
按下暂停键；那棵被移走的朴树
留下的一片空白
暂由一丛杂草替代；小妹
植下的两棵山樱，一棵顶出了花苞
另一棵还在梦里彳亍
那棵转暗的苦橙，果实取走后
留下的空枝，一些来不及
伸直的弧线，还能
察觉到一棵树的喘息
从院墙缝里斜出，一棵香樟
与一棵乌桕
不像是赶来凑数的，形色已能
辨识它们的身份；两棵檵木被老父
修剪成两个
对峙的球状物，替他
守在院子里，寸步未离

两棵朴树

“倘若你没瞧见垮头的那棵朴树
也无妨。”
院子里这棵移走才两年
老父手里轮空的斧头，还举在空中

垮头那棵朴树太大了，夏日
树荫足有十亩地，一树枯叶可供
全垮人冬天取暖
倒下几年才被清理干净
这个巴掌大的庭院，怎能
为一棵朴树容身
一棵面目不清的苗苗，老父并没
在意，那时他身强力壮

一个人的衰老是可以预见的
一棵树的生长也能预见
暮色中的老父，担心这棵朴树
先于自己
长破屋顶和院子——

唯一的听众

夜色拉开了鸟虫音乐会的序幕
蟋蟀、蝈蝈、纺织娘
还有灶马和草螽
夜莺、噪鹃、鸮……轮番登场
有时一直持续到天亮
大多数时候，老父系唯一的听众
我们偶尔加入。原来
他在窗外的一场场音乐会里
安享晚年。夜里
老父不咳嗽、不打鼾，偌大的老屋
整夜悄无声息。他只说瞌睡少
有鸟虫相伴
一点儿也不觉孤单。天蒙蒙亮
斑鸠的咕咕声，成了早晨的消音器
替整个音乐会清场。大地为
鸟雀支起了餐桌，我推开院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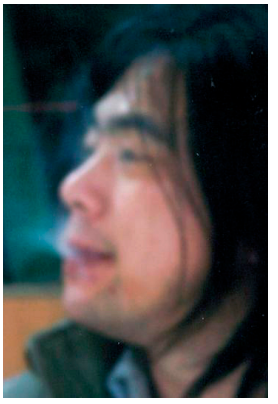
一群灰喜鹊在觅食，见人也不飞
像一些旧相识
它们不知道，那个唯一的听众
再也不会推开这扇门了

那棵玉兰

一尊尊在枝头打坐的菩萨。一棵树
带来一院子祥云
也不会随春风转身，守着日渐空落的院子
从不言语。院子里没有菩提
只有父亲
植下的一棵玉兰树
以前它开的花，是一盏盏白炽灯
照亮我回家的路。天上的神仙
是不是，每时每刻
都在透过花瓣，不停地
数算着人间的缺席——倘若有一天
父亲在一朵玉兰里转世
月光下，我会点燃一炷香烛
供奉整座小院……

五十米月光

散步折返，月亮隐隐爬上枝头
月光下的轱辘堰
似在替一幅画构图：时而泛着波光
像遥远的回应，大多时候
是静止的，没有言语。月光
搭起一座浮桥，替我们摆渡夜色
月亮和水，只缺一件缁衣
来承接或转述
在他乡一次次的眺望里
它们已然构成，生者与逝者之间
一种恒定的信物。每回路过
我都会忍不住，朝轱辘堰背上
多看几眼。二十一年后，父亲与母亲
团聚于此，马路与坟茔
我与他们间，只有一堰之隔
现在，也不过
五十米月光的距离



马帮,原名马胜江,湖北省作协会员,出版有诗集《天真的橡皮》(2004年,花城出版社),作品发表于《诗刊》《北方文学》《青年作家》《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报刊。

失眠后遗症(组诗)

◇马 帮

在一张又一张面孔中认出自己

你的肉体只是时光,
不停流逝的时光,
你不过是每一个孤独的瞬息
——博尔赫斯

我的到来纯属偶然
他们给我一段光
让我分辨其中的明暗与黑白
此刻我深陷一场大雨
雷电撕裂后的天空
再次合拢
向一棵树请教生存的秘密
还是学会自我祈祷?
这大地上布满弹坑
也生长玉米、大豆、麦子……
一些人在为一棵古树
披上红布、燃放爆竹
这事发生在昨天
当他们结伴离去
古树和天空突然安静下来

像我把无数个漆黑的雨夜忘在郊外
我在早晨穿越昨日黄昏
像把过去现在和未来重新复述一遍
无法坚守河流的信仰
或抓住风的根须
却始终经受流逝和飘忽
我必须学会
在一张又一张面孔中认出自己

失眠后遗症

巫师是一朵披红袍的黑云
在每个空无的空间
飘来飘去
她指使一场车祸重返现场
把一次雪崩塞进尖叫
为堆放不下的恐惧腾出房间
安放在一座座
高高的铁塔上
诱惑你跳下来
仅仅用白雾制造浪花和海绵
所有房子都会飞
它们灰色翅膀一律向你胸口铺盖
“放松,放松!”
“就当你是棉花糖……”
有那么多人
还在堆积云雾
练习对抗失眠后遗症
你的尖叫
仍被卡在一根鱼刺上

信仰的高度

有人用一生抵达恒河
仅为一粒沙子
在武当金顶仰望满天星斗
或在布达拉宫目送一片彩云
我始终相信
只有神能从人心深处
测出信仰的高度
就像此刻
我从武当山下拾级而上
借助台阶和双脚力量
一步步提升自己
即便最终到达峰顶
我仍无法确信
是否已经抵达
一座仙山在众人心中的高度
从一滴水中
领略宇宙的浩瀚
我曾认识那位
目光平和、内心善良的老人
当我用心观察
一棵野草
看见它在春天开出
繁星一样灿烂的碎花
我相信
信仰的高度
有时高过天空
有时仅如一棵野草
或一个平常的老人

暗度陈仓

每个季节的风
都在明修栈道
惟有万物与我
一直在暗度陈仓
深秋，树上由绿变黄、由红变暗的叶子
逐渐活出人世晚年
它们曾在春天代替时间
说出生命的玄机
松鼠们
会在大雪到来之前储藏食物
猫在夜间穿过月光
以捕食、求偶和夜游的天性度过余生
和我们打卡、恋爱、开会、欢愉形成比拟
河水从容不迫、一朵雪花转瞬即逝
生死在有无间交换信物、变换角色
一队蚂蚁从地面爬向树顶
重点不是寻找归途
而是一路通往时光的虚无

中耳炎

一个中年人的苦恼
不要轻易说给风听
当你把目光
投向一块巨大的石头或黑铁
默契正在无声中交汇
他用一生的沉默
承受了整个雨季的黑暗
夏日闷热又漫长
杨树与香樟以高大浓绿
忽略了体内的濡湿
怎样理解
时光自身拥有的生杀权
并从一树盛开的紫薇花中
获得万物相生相克的平衡美
中耳炎患者告诉我
泉水的清澈凉爽
必须一路向内寻找

一片阳光正将自己扶上树冠

比如洗衣液、护发素
一次性塑料酒杯、打包盒
对它们强行介入生活
我无能为力
甚至坦然接受
这不是它们的错
一切改变来自人们的想法
但不得不说
这加速了
我对自然的遗忘和疏离
比方说竹器、木碗、陶罐
尽管年年的春风
仍未改变最初的缓急
但我们已在工业流水线上失去重心
此刻
窗外机器轰鸣
惟有一片阳光

正将自己扶上树冠

无用之人

无用之人
在一张白纸上
写满空白
把一片月光
从一座城市运往另一座城市
他要用月光装修房子
用白纸收下虚无
帮一只蚂蚁渡过河水
或用泪水填满弹坑
岁月裂缝中露出微弱的光线
无用之人
死死抱住装满星空的瓶子

长风歌

我们看见稻浪翻滚
那是长风在贴地穿行
我们看见雄鹰展翅
那是长风在扶摇直上
我们从高铁上俯瞰平原
长风正抽出迅疾闪电
我们在山顶仰望天宇
长风早已越过苍穹
每当长风在胸中鼓荡
我必须在纸上
拼命按住飞沙走石

腊梅隐

就算你把寒冬
比喻成冷美人
从落满雪花的女娲山角度
也是贴切的
但一串蜡梅
有着动人之处
尤其是金黄的那种
冰冷的世界
需要些暖色
哪怕她把暗香藏在怀里
看一眼那雪中疏影
生活的底色
也将明亮许多

石头记

一面，被打磨得光滑平整。
另一面，充满包浆，
留有类似象形文字痕迹。
握在手中，像一块，
象征权力的大印。

一块，我从汉江边荒地里
捡来的石头。
是旧石器时代的工具，

还是一个部落首领拥有的大印?

那些像树叶、月牙的痕迹
代表了什么?

如果是块大印,如今我握着它,
岂不成了某个原始部落首领?
如果是件旧石器时代的工具,
握着它,我是否能感受到,
人之为人的艰辛?

一个被时光和流水丢弃的石头,
为我留下无限遐想和困惑。

无论如何,我不愿它是一块大印。
我的一生,宁愿成为一段流水,
也不想成为,大权在握的皇帝或首领。

你看这江水,
一路丢弃了多少江山和春色。
但没有一处能成为,
它自由奔流的障碍或羁绊。

此时,一只白鹭翩跹离去,
仿佛灵魂,已丢弃,沉重的肉身。

木头辞

一种最好的结局:
刨花蜷曲香味
如月光打捞井水

锯齿模仿牙齿
让生活伤口
从内向外痛

为此要吃透一条河流
理解木头作为动词的风险

成为嫁妆
将是一场喜庆
但结果尚未明朗

木匠挥动斧子
接下来的事情
像一场
未知结果的革命

芳草令

“晴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萋萋鹦鹉洲。”
每次坐在一片草地上
我就会想起这句诗

春天的田野
草色无限延伸
每个诗人
内心都是柔软又苍茫的

被时光和风声带走的草籽
随处栖身又无处回望

并非每一个身处闹市的人
都有一颗漂泊的心
但漂泊和游走
恰似万物的宿命

地球悬浮于宇宙
如时光消失于大海

我听过一只燕子
穿行万里飞回故乡的故事
多像一颗草籽
再次回归泥土

但眼前碧绿的草色
可曾还是你
往日遇见的春天?

宗亲记

从山东菏泽
到四川重庆
再到湖北十堰
我所在的一座小城

每座城市的灯火都是相似的
惟有不同方言区别于省份

他们一行六人
我们一共五人
在同一房间落座
彼此用餐
互称宗亲

第二天
他们前往武当山
然后返程
我没有陪同
其中有一位牙痛

我给了他们几个橘子
这是事后想起的细节

像一片云
认识了另一片云
一场雨
落进了另一场雨

我们以宗族名义
有过一次
短暂的相遇



张静，笔名艾静子、静子，中国作协会员。曾先后在《诗选刊》《中国诗歌》《青年文学》《诗歌月刊》《长江文艺》《星星诗刊》《诗探索》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著有诗集《花开茉莉》《有风来过》，诗歌散文集《草的轻语》。

一只迷失的鸟（组诗）

◇张 静

借助

通常 我们不会直接说闲适 幸福 满足
但会借助一壶茶 一笼火
一面湖 一个山坡

悲伤也是 也会用到一壶茶
用到这些场景
用到茶的沉积和漂浮的部分

解救

山挣脱出来 展示出它全部的轮廓
居住在山中 山腰上的房屋 石头 树木
全都自由散漫
那条曾湍急的河流隐藏起来
露出大面积的独白 芦苇荡在白描
身体里的囚徒 被放出来
我们会选择远山 河流 草木 暖阳
也只有这旷野 这自然的道场
我们才不做挣扎

这一年

时光已将自己拉满
一场大雪正前赴后继 将来路围攻
此时 我们用到酒
将一年来的酸楚一饮而下
深夜的底色缀满悲怆
有时以泪水的形式滚落
来不及盈满的残月窗外高悬

这一年 我们被时光高举
又被时光无情抛下

一只迷失的鸟

以为是一团灰在拓印
中间黏着的小绒毛被风舞动

昨天 或者是前天
它触碰了看起来有路的地方
试图穿过这块透明的玻璃
而非 留下断羽
留下撞进现实 疼痛的痕迹

串吊坠

就是要用到黑夜
这完整的一大段正好用来绕
一根线绕到另外一个根的后面
而后 两根线一起拉扯 拖直
一片星空就被串起
白天拉扯的事被拖直 抹平
只有这亮晶晶的吊坠
替胸口起伏 收集 密语

佐证

至此 我所经受的苦难都是我必须经受的
骨头缝 关节每次交换的疼
人间温情 悬崖 深渊
所有命运赐予的都将构建现在的我
暮色将近的晚霞和暴雨肆虐的时光
都将进入我的生命
成为我 成为抹不去的印记
是我存在于世的佐证
我都心平气和地接受
就像接受 你不说一句告别的话
就和我永久分离

远赴一棵树

只是为了抱一抱
仿佛拥抱多年来习惯无言的自己
也是因为光阴
看光阴在我们身上拿走的部分
如何被你屹立不倒
也或是借机走入深山
撞见闭门的人在替我们深修

再不成 应了尘俗里的无力
需您 一棵树的赋予
最撩人的 是这清泉的滴答声吗
你 我没绷住的热爱似的
眼里 胸腔一下子喷涌而出

玉兰花树

暗喻 是无数黑夜辗转后所看见的月色
而今具象为一个棵你能看到的树
借这缕春风 将自己投掷发散

这棵可以开花的树 其实早已根植于你的骨髓你的精神里
它绚丽的部分 柔软的瞬间 都将洞悉你深入你
是你日常没有觉察的你的另一面
它替你体悟 替你站立 替你表述你的沉默

她的美被春风几度翻阅 借这被唤醒的又一春
被庸常的事物提炼 成为你握在手中的这一株
空荡荡的生活里 从此 有了新的坡度

酿

是一场盛大的变革
一粒米的前生 一粒米的再生
先前世界的瓦解 崩塌
再次的繁殖和合成

先是淘洗 几番轮回
火焰 蒸 时间的刻度
自然晾 适宜的温度 酒曲的参与
干净的器物 清爽 无油污的环境

下一步就是温度了
下一步就在期盼中了
下一步 就是我们亲手
酿造的生活的味道了

若果再加一点耐心和时间
下一步 我们亲手酿的一生就显现了

声音

嘈杂的 无序的声音
男人的女人的
夹杂着搬运重物的摩擦声
跳跃的鸟的喉咙
锄头深入土地的探索声
汽车的轰鸣声
男人的女人的
香樟树发芽的声音
掀开窗帘 春的清晨露出来
春的劳动者在用双手搬运春的门
这混合的春的门撞击大地的声音



吴双琴，湖北竹山人，湖北省作协会员，竹山县茂华中学语文教师。曾在《十月》《延河》《诗歌月刊》《江河文学》《长江丛刊》《芳草》《芳草潮》《雪莲》《读者》《少年文艺》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

春日来信（组诗）

◇吴双琴

柳梢来信

柳枝蘸着河水书写行草
写登爽亭飘来的吉他颤音
和女娲广场上，裙袂飞起的优美弧度
当她停笔远眺
茶香在刘家山的薄雾里氤氲
晨露微凝，杯盏浅，春山笑
云朵寄来整个三月的絮语

杏花笺

廊桥上，红灯笼依旧羞赧
替早夭的花瓣守护流水
石阶静默，往来的风掠过清波
翻译燕尾剪碎的阳光
你款款走过，鬓角别着
去年晒干的月色
而锦色旗袍的盘扣
像桥洞里结对游过的锦鲤
三分妩媚，七分俏皮

如果云知道

草莓酒把云絮醉成胭脂色
你的样子,在脑海中定格
木格窗棂缓缓探出半透明的绿
白丝巾裹住了又一串唇语
收集梅香的手还未来得及推开春天
门环已含住 ,半枚融化的叮咛

给倒影

画舫摇散满河星子的约定
桃花树抖落衣衫里的旧时光
松开三月的弦,余音袅袅
欣欣然穿过盛唐遗风
你锁骨里盛着半个春天的倒影
星光却偷走 我指尖的春汛

春日浮想

晨雾还在揉搓惺忪
樱花已经抖开潮湿的胭脂
两只喜鹊掠过枝头,它们的鸣叫
被光线筛成浅金色,惊落
柳芽初生的鹅黄

河水漫过打坐的卵石
泥土深处传来窸窣:甲虫在盔甲里
翻身。蚯蚓丈量着黑暗的长度
垂柳用倒影蘸墨,写下
雏鸭脚蹼划出的涟漪

风经过耳际的刹那
玉兰花瓣吻上了蒲公英的绒毛
长椅上摊开的情书,让心跳
与红裙摆的弧线同频
在紫云英的漩涡里起起落落

蚂蚁们抬着镂空的枯叶
穿过石阶上的光阴。茶雾在杯子内侧
凝结成陈年的唇印,突然坠落
在眉心烫出朱砂色的颤栗
像某个悬而未决的午后

秘密

春夜的晚风拂皱半堤絮影
你袖口藏着未寄的尺素
像檐铃轻晃时漏下的星子——
一粒粒,缀满我欲眠的眉梢

黄昏在指尖发烫
我们临水照影,学浮萍绾结
野渡无人,却借来半篙月光
将彼此的沉默,酿成
一壶迟迟不肯倾泻的潮声

归鸟掠过,衔走几瓣喑哑的云
你掌心里蛰伏的春雷忽然松动——

说想与我共饮一杯风絮
任它醉成巷口迟迟不落的槐花
或是莲叶上滚烫的露珠

而你的名字，始终悬在
欲言又止的枝头
若某日风起，它便簌簌地
落进我诗中，生根，抽芽
长成一叶不系的轻舟

雨水未至

云很轻
像一句没说出口的诺言
停在半空

今天，节气叫雨水
天空却把雨
藏成了留白

风掠过窗棂。不声张
只悄悄把寒意
一层一层，揭去

没有雨丝
也没有潮湿的声响
春天，正以安静的方式
抵达

也许，所有等待
都不必急着落下
美好总会像此刻的天空
晴朗，且心怀湿润

花开为序

适合放空
用一只深夜的空酒杯
一首循环播放的曲子
或者，凌晨散场的电影里
等待惊蛰雷响的间隙

樱花要笑就笑出声来
把积攒一年的热烈砸进东风
溢出的部分，婆婆纳会接住
像蓝眼睛里躺着的半阙汉宫春

放纸鸢的女孩，马尾辫绾着春意
复刻在眉眼上，嘴角边
蚯蚓停止数大地的心跳
它刚探出头，就咬住一缕阳光
明媚这个诱饵，是舍不得松口的蛊
沉沦，只在瞬间

武當風

专 栏

爱在高高的草丛 | 苏瓷瓷
那个守着老虎洞的人,把善意熬进了山风里 | 段吉雄



苏瓷瓷，中国作协会员，诗人、小说家。重庆移通学院创意写作学院院长。至今在《今天》《诗刊》《收获》《山花》《花城》《人民文学》《小说界》《长江文艺》《小说选刊》《诗选刊》《星星诗刊》日本期刊《火锅子》、英文刊物《The Mala LIterary Journal》《Pathlight》《Chutzpah！》等发表诗歌、小说若干，作品曾入选年度小说、诗歌选本，并被翻译成日文、英文、俄文、意大利文等。曾获中国作协第五届文学新人奖及首届“长江文艺·完美文学奖”等。出版小说集《第九夜》《一个人的医院》《不存在的斑马》《杀死柏拉图》等。

爱在高高的草丛

◇苏瓷瓷

出生于1968年的爱尔兰女作家克莱尔·吉根有一篇小说《爱在高高的草丛》，收录在她的短篇小说集《南极》里，是我深爱的。故事非常简单，有关于一场婚外恋。科迪莉亚爱上了医生，他们时常在海边的茂密草丛幽会，直到有天被医生的妻子发现，偷情被迫终止，分手时医生告诉她：“等着我，十年后孩子们都长大了，离开了家。答应我你会在下个世纪第一个新年的前夜来见我。那天晚上来见我，我会跟你回家，和你一起生活。”科迪莉亚回到家，她用桌布盖住电视机，扔掉收音机，不再理睬邻居，不再出门，只装了一部电话，当她需要什么时，电话那端的人会把物品放在她的门口。是的，她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自我囚禁的幽闭生活。十年后，到了医生所说的“下个世纪第一个新年的前夜”，科迪莉亚才走出家门，来到他们曾经约会的海边草丛，医生的妻子在等她，她在医生的笔记本里发现了“十年之约”。于是，妻子和情人交谈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医生也气喘吁吁地赶至现场，他很吃惊，“在他们身后，海浪永不停息地翻卷着。他们一起听着潮水声，海浪声，数着剩下的时间。因为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所以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没说。三个人就这样坐在那儿等着：科迪莉亚，医生，他的妻子。三个人都在等，等一个人离开。”这是小说的结局。

这个小说讲了什么呢？当我推荐给别人看的时候，总

有人会提问。讲的就是一个婚外恋的故事，正如我上述文字已告知你们的，但如果你只看上面的内容介绍，《爱在高高的草丛》无疑建立在一个烂俗的题材上，所以更多不能被“讲”出来的故事，是小说。叙事只是小说的要素之一，不是全部。“展现与这个故事相关的事件比直接描绘这个故事本身能够讲述更多的东西。”在弗兰纳里·奥康纳《小说的本质和目的》一文中，很清晰地阐释了调动读者的感官才是小说的本质，而非陈述理念。而《爱在高高的草丛》连情敌之间的互撕都省略了，除了小说的结尾处，整个十年，三个人没有一起出现过，科迪莉亚和妻子不曾谋面，等待的漫长时光中，医生和科迪莉亚也不再见面。三个角色在十年中没有任何交集，在无具体事件发生时，一个小说家要怎么完成故事，是对其创作水平的极大考验。

克莱尔·吉根在一个七千多字的短篇中，用精妙的叙事技巧给读者呈现了一个涉及三人，跨时十年，且没有明显矛盾冲突的婚外恋故事。在她的小说里，意象化的呈现浓缩了原本可能冗长的叙事，譬如：科迪莉亚与医生初遇的黄昏，医生的车无意拐上她家的车道。此处省略了陌生人之间的寒暄，直接用行动搭建了两人的互动关系——医生帮科迪莉亚在果园挖坑，用以储存被风吹落的水果。医生卷起袖子时，有一处细节描写：“他的胳膊并没有在夏天晒黑，手腕上淡蓝色的青筋清晰可见，胳膊内侧的青筋就像小孩子在白纸上画的蓝色树枝。”这是通过科迪莉亚的视角来观察医生，可以试想，如果你对于一个初识的异性没有好感，是不可能这么细微地注意到他的肌肤，且医生暴起的血管也是一种力量感的表现，在女性视角下，科迪莉亚的观察角度自然而然泄露了她对医生的好感。与此对应的是埋完苹果后，他们在厨房洗手时：“医生注意到她的膝盖，因为跪在草地上留下了印痕，她的大腿是棕色的。”与以上同理，在一个来回的视角互换中，就完成了两人暗生情愫的过程。“他开车回家，回到妻子和孩子的身边，一路上他都想着她的膝盖和大腿，科迪莉亚果园里掉落的苹果在车后座上滚来滚去。”颠簸的回家之路上，滚来滚去的不只是苹果，它隐喻着医生跌宕悸动的内心。接着，医生来还装苹果的盆子，科迪莉亚又送他一盆苹果，直到一切成为习惯——每个周二，他们在科迪莉亚家见面。科迪莉亚会问他关于医学院和外科手术的事情，她认真地倾听医生说的每一句话，包括他沉默时的呼吸。她注意到医生从来没有提起过自己的妻子，靠近他时，科迪莉亚闻到他夹克上的樟脑丸的味道。“他闻上去像一只很久没有打开的抽屉。”克莱尔·吉根使用了一种隐喻，为什么是许久没有打开的抽屉呢？联系前面科迪莉亚全身心沉浸在与医生的交谈中，并且她询问的多是医

生工作上的事情，可见“抽屉”是医生精神世界的象征。在多年的婚姻生活里，他是作为丈夫和父亲而存在，个人的身份甚至性别已逐渐模糊，妻子不再关注他的情绪，他或许也是这样对待妻子的。总之，当科迪莉亚开始对他产生好奇，进入他的私人领域后，他再次打开尘封已久的内心，就像打开的抽屉一样，重新接纳了对方和自己。隐喻的双重性——指向未被描述但可以被感知的僵化淡漠的婚姻生活，也指向科迪莉亚带给他的蓬勃生机。

没有医生陪伴的夜晚，和之前的夜晚，不再是同一种漆黑。科迪莉亚听到果园里挣扎着不愿落下的果子，想象着果梗变得脆弱，就像她期待结果但又害怕被选择。落下，还是不落下？爱中滋生的贪欲，让她感到恐惧，一对对燕子飞过窗前，带走了房间里唯一的光亮。医生说他的车太引人注目，他们开始在斯特兰希尔的沙丘上见面，高高的草丛足以藏身，科迪莉亚躺在医生的怀里，她总能听到医生的金表嘀嗒嘀嗒的声音，她按捺住把表丢进海里的冲动，她知道这样做并不能阻挡医生在约会时间结束时，重新回到妻子的身边。

医生离开科迪莉亚的夜晚，科迪莉亚频繁做梦，梦见在挂着绿色窗帘的房间里，她能看见外面的人，外面的人却看不见她。她告诉了医生，并期望有一天医生能敲开房门，告诉她，将永远和她在一起。医生开始谈论起自己的妻子，他也许想通过这个举动向科迪莉亚展示他们面临的窘迫与无奈。科迪莉亚无法从那个房间走出来的梦境，是为后面十年封闭的独居生活做铺垫，医生则通过梦境，感受到科迪莉亚对他的渴望已不满足于每周一次的幽会。他们无法控制，通信和互送礼物，直到有天妻子爬上阁楼，找到了科迪莉亚写给他的信。医生给了妻子不会离开她的保证，他注视妻子把信件和礼物丢进壁炉之中，熊熊燃烧的火焰舔舐着科迪莉亚的痕迹。

分手是在医生的诊所，“他不停地说啊说啊，但科迪莉亚已经不再听。她看着他身后的视力表。她可以看清往下数第七行。也许她需要配一副眼镜了。”克莱尔·吉根以精准的细节呈现了科迪莉亚的回避态度，医生对她许下了承诺，等孩子长大后，他会离开家庭。科迪莉亚走出诊室时，看到排队等待的病人，“每个人都在等着这个人吗？这个拿着纸巾哭哭啼啼的中年妇女，这个手臂上绷着绷带脸色苍白的男人，这个受了伤的人。”对于医生提出终止联系，十年后再见的荒唐约定，克莱尔·吉根并没有赘述科迪莉亚的反应，但在这句话里，我们能感受到她和正在等待被医生治疗的病人一样，她受了伤，绝望又坚定。

科迪莉亚回到家中，之前的噩梦消失，因为医生的选择让梦中他来带她离

开的可能消失，但那句承诺却像明晃晃的刀锋，在她的脑海里闪亮。科迪莉亚不再出门，她丢掉了收音机，用桌布盖上了电视，只有一个电话，可以帮她在需要的时候联系外界送货上门。克莱尔·吉根动用了纷呈的意向，来描述科迪莉亚独居的夜晚：智利南美衫奇形怪状的影子倾泻进起居室、墨绿色果园里胀大的花朵、飘至远方虚无的烟雾等等，都是毫无声息，扭曲变形的现实生活的隐喻。克莱尔·吉根具有诗性的语言，浓缩了叙述的时间与空间，就像T·S·艾略特所说，诗人表达思想感情不能像哲学家或技巧不高明的诗人直接表达和抒发，而要找到一种“客观对应物”，通过物体、事件、情节、形象、场面、情景、环境、典故、象征、隐喻等构成的一系列意象体系来表达。克莱尔·吉根不是直接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她没有做机械的对现实发生的临摹，而是用一帧帧被提炼出的具有寓意的画面，让读者进入并感受。

到了医生说的约定时间，科迪莉亚打开门闩，走进十二月最后一天的风中。九年前的道路已是面目全非，她往他们曾经的约会地点——海滩边的高高草丛走去。一路上穿插着科迪莉亚的回忆，作者克莱尔·吉根用现在进行时和过去时构建了这篇跨时十年的小说的叙事路径，行文透气，轻盈又精练。

到了海边，科迪莉亚没有看到医生，等待她的是医生的妻子。她们之间有了第一次对话，其中妻子的诉说中有两处值得推敲。第一，妻子曾无数次祈祷丈夫能离开她，而在故事中，我们知道当妻子发现科迪莉亚的情书时，要求的是丈夫回归家庭。看起来，妻子现在的话语是自相矛盾的，结合最后一句，我们都是胆小鬼，这真是个悲剧，就可以理解这种情感。这场婚姻不仅对于丈夫，对于妻子也是一种煎熬，她内心也无数次有逃离的念头，只是和丈夫一样，出于责任，出于恐惧，她维持了现状。她的真实感受促使她渴望丈夫能有勇气主动改变窒息的家庭生活，结果他们都妥协于惯性建立起的安全感，道德建立起的秩序感。第二，妻子对情人说，如果有什么让我感到安慰，那就是他爱你。这种情感不是我们所熟知的，常识告诉我们，妻子一定是痛恨第三者的，为什么医生的妻子却为丈夫真爱情人而感到安慰？这恰恰是克莱尔·吉根作为一名优秀小说家的过人之处——在创作中，最关键的不是语言、结构、悬念等，这些都是可以后天习得的技术。作品能不能成为经典文本，最考验的是作家的见识，你对事件、情感、人性的认知。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说道：一部作品成为经典的标志是它的陌生性，这种陌生性要么不可能被复制，要么成为一种既定的习性而使人熟视无睹。医生的妻子对科迪莉亚

说的这句话，就给读者带来了情感认知上的陌生。如果你理解了这句话，就理解了整个小说的主题。

医生和科迪莉亚各自经过十年的漫长等待后，履行承诺前去赴约，已经排除了他们的不伦之恋是建立在肉欲关系上。相比较丈夫为了刺激而出轨，妻子认为，一直陪在她身边的这个男人，还没有丧失爱人的能力，虽然对象不是自己。妻子的认知，让医生不再仅仅作为她的丈夫而存在，她承认他首先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存在，她对丈夫和情人之间有真爱的理解，让所有人物都具有了更真实更复杂更有力量的精神面相。

而科迪莉亚呢？她并不是一个沉湎在爱情里的傻瓜，她只是先于我们认清了人生的凄苦，继而以“爱情”的方式自绝于生活。她仿佛是为了医生的承诺，开始了十年的自我囚禁。她轻信的并不是一个男人，也不是一句薄凉的承诺，而是她从来不觉得这世上还有什么美好的事物，更值得她兴致勃发，欢欣雀跃。

当你看清了自己的宿命，便可以相信任何一种表白。它无损于你内心牢不可破的孤寂，你知道更多的人会死于心碎，便关上门耐心地等待，你们相逢时双方的疮痍，那将是独属于你和他，你们共同持有的证件，区别于其他不求真相，热火朝天过日子的人们。那是你们因寂寞曾经拥有过的刹那交汇，在高高草丛里相互取暖的短暂回忆的唯一凭证。

最后，医生也赶来，一列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经过，年轻蓬勃的他们不会知道，站在高高草丛下的三个人，此刻早无爱无恨。他们在十年后相聚，像三股暗流各自经历跋山涉水后，在此，终于汇聚成一片深不见底的死海——从来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幸福，也没有什么不幸。只是我们都不愿先于他人，离去。

文学不是道德说教，它不会去定义和评判对错。它只是尽可能地去呈现，让我们去理解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已经理所当然存在的一切秩序下的真相。它不是通过故事给予读者结论，而是一种提问，关于自我意志与社会属性、情感与责任、道德与人性的追问。

所以，这个小说讲的是：“孤独”，医生、妻子、情人的孤独，婚姻内与婚姻外的孤独，我们所有人的孤独。



段吉雄，中国作协会员，十堰市作协副主席。作品在《长江文艺》《福建文学》《滇池》《人民日报》等刊发。著有探案系列小说集《罪案终结者》，散文集《一条河流的走向》。

那个守着老虎洞的人，把善意熬进了山风里

◇段吉雄

徒步老虎洞纯粹是出于偶然。

那次爬猴洞梁的时候，站在山顶朝对面望，山一座连着一座，看不到头。我心里还惦记着什么时候能过去瞧瞧，看看那山里是不是住着“神仙”。下山路上碰见个村民，他跟我说山上有老虎洞，能藏下十几号人，就是外地人很少知道。

回到家我就跟老陶提起这事。他开始在卫星地图上翻，没找到任何标记。又打开两步路 app 搜轨迹，也没有。他开始嘀咕我是不是听岔了，弄得我都有些怀疑自己了。但那村民说得有鼻子有眼，我觉得不会假。老陶半信半疑，最后还是让我说动了，我们约好日子，打算去探个究竟。

车停在村口，问清了上山的路，正准备走，谢强冒出来了。他上身套了件棉睡衣，脚蹬一双黄胶鞋，袖子撸得老高，两只手沾满猪油。看我们在跟村民打听老虎洞，他撂下手里的活，端着两只胳膊就凑过来了。

“我知道那地方。”他插进话来，把我们三个人从上到下打量一遍，语气很肯定，“你们这鞋上不去，尤其是你。得穿我这样的鞋才行。”他夹着胳膊，用下巴指了指女同事王云英脚上的马丁靴，又把自己的脚伸出来给我们看。

“我们先试试，不行再下来。”老陶说。

见我们接话，谢强没再提鞋的事，话头一转就奔老虎洞去了。“那老虎洞漂亮得很，我以前放羊都在上头歇脚，站

在那儿能望见丹江口水库，赶上起云海的时候，跟仙境一样……”他话匣子一开就收不住，恨不得把一肚子话都倒给我们，也不管我们听不听得进去。我试着插了两回嘴，都没插进去。

“谢强，肉还割不割了？又跑哪哈儿去了？”远处路边，一个女人冲着这边喊。

第一声，谢强扭头看了一眼，没理，接着给我们说。那女人又喊，他转过身，一脸不耐烦：“喊啥喊，说会儿话能咋，一会儿就回去。”那女人嘟囔了句什么，转身进屋了。

后来熟了，谢强跟我说，那天一看见我们，第一眼就被老陶那头长发吸引住了。“我一看就知道你们不是普通爬山的，那气质摆在那儿，所以放下手里的活儿就过来了。她哪有那见识——”他说着，朝身后的媳妇儿努了努嘴，满脸得意。我听着心里也很舒坦。

急着赶路，我们跟谢强留了联系方式，就告别了。

上山的路陡、峭、险、窄，最关键是特别滑，裸露在外面的石块被羊群常年踩得光溜溜的。路边长满了洋刺、枣刺，和柏树缠在一块儿，透着一股子山里的野劲儿。沿着山脊的小路往前走，双手得紧紧抓着路边的树枝，生怕一不小心滑下了山沟。

走到半山腰，拐过一个山嘴，眼前一下子敞亮了。满坡的龙须草密密麻麻的，像一群不肯低头的兵，根扎进薄薄的土里、石缝里，风一吹就翻起一层层金色的浪，给光秃秃的石头山添了些活气。

穿过龙须草阵，我们一鼓作气爬到了主峰。山顶上，烟管荚迷花开得正好，一簇簇白的，远远看去像一群蝴蝶歇在枝头；野山枣叶子早落光了，光秃秃的刺条子和挂满红果的火棘挤在一起，倒也有看头；膝盖深的茅草，山风一来就压弯了腰，风一住又慢慢直起来。风呼啸而过，带着薄薄的雾，把我们身上的热气也匆匆带走。稍作休息补充能量之后，我们按谢强指点的方向和无人机侦察的位置，顺着半山腰去寻找老虎洞。

穿过一片杂木林，又攀上主峰东面半腰，两个洞口隔着十来米并排立着，模样不太一样，却又像是商量好的。大的那个洞口四五米宽，两米来高，往里探进去两米来深，敞着口子，像只舒展的丹凤眼；小的那个三米多宽，高度差不多，却深进去五米，洞口圆滚滚的，又像瞪圆了的眼珠子。远远望过去，两个洞活像一对巨兽的眼睛，静静地盯着远处的丹江口水库。

站在老虎洞口望出去，汉江像条青灰色的带子，绕着一座座山；丹江口水库水面上雾气蒙蒙的，一眼望不到边，水跟天连在一块儿，看得人心里也空阔起来。

拍照、留影、嬉戏、看风景……在大山里，快乐是加倍的，时间也总是过得飞快。眼看着快三点了，我们决定返程。下山的路更难走，老陶自己走在前面，王云英走在中间，我负责断后。他不停地提醒着我

们脚一定要踩实后然后再挪步，过龙须草阵时要千万注意脚下不能被缠着……

当夕阳把最后一缕光亮留在了老虎洞主峰的时候，我们终于下山了。回到起点的位置，谢强在原地等着我们，他留我们吃饭，还说送我们一些白菜，真诚得让人感动。

还在回家的路上，谢强的微信就来了，是好几首古体诗，还有他发在抖音上的视频。通过一首首直白真切的诗行，我能看得出来他着对家乡山水的热爱、对南水北调使命的敬畏。

回来后，我在报纸和微信上发布了老虎洞的探秘新闻，没到一个星期，谢强就兴奋地告诉我去的人多了起来，几乎每天都有。之后的日子里，谢强隔三岔五会给我发来一些微信，都是他自己创作的作品，有时在寒冷的半夜，他还会给我发微信。我不能打消他的积极性，但也不能盲目地鼓动他，毕竟他还是要生活的，有时便会引开话题，问问他其他的事。

约个把月后，我再次感受到了谢强的纯朴。

朋友们得知老虎洞是个好玩之处后，便邀约周末一起去爬山。我给谢强打电话，问他附近有没有吃饭的地方。他一听便激动起来了："我原来就干过厨师，就到我家吧。"我们商量后，觉得他这个提议很好，便决定了下来。

约定好时间后，前两天谢强便开始张罗起来了。我告诉他不需要太精致，只用准备点农家菜就行，然后我又给他转了一点成本费用。但他一直没收，并且语音告诉我，农村里一顿饭而已，要什么钱，太见外了。尽管我一直劝他，但红包在超过 24 小时后还是退了回来。

距离约定时间前两天，谢强给我发来了午餐的菜单：农家菌小炒肉、虾仁花生米、红烧猪肝、腊排山药火锅、酸菜鱼片锅……足足十五道菜，并且每样菜都是双份。"放心吧，绝对让你们吃饱！"谢强语音告诉我。

周末，我们十几个人一大早从市区出发，向着均县镇老虎洞奔去。走在路上，谢强给我发来微信，他说自己跟别人约了今天去买土猪肉，一大早就去了集镇，让我们只管先上山，他办完事就回来。

那天的太阳明媚得像春天的花朵，我们行走老虎洞的山脊上，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感叹汉江的碧澄浩瀚。坐在老虎洞亿万年前的石灰岩上，我们面对着汉江留下了各种姿势的照片。欢乐的气氛在群山中荡漾，沿着脚下的汉江驶向远方。

就在我们在山巅上放飞玩耍的时候，谢强和他的妻子早已开始了忙碌。还未到院子里，就闻到了浓郁的香味。客厅里，两张八仙桌拼在一起，上面铺着两块白花花的地板砖。"我们农村客多的时候都是这样的，莫见怪。"谢强有些拘谨地招呼着大家，还有点有手足无措。全然不见上次的滔滔不绝和微信里的侃侃而谈。

桌上的菜完全是按着上次发给我的菜单来的，我们像吃西餐一样围着桌子坐下，开始大快朵颐。也许是爬山饿了，但谢强夫妻的手艺确实可以。“我配的菜，她炒的。”面对我们的夸赞，谢强有些不好意思，直摆手说自己做得不够好，我们齐声说做得很好。

“只是这酒的‘度数’太高了。”我举着杯中的沸腾的黄酒打趣谢强，“温热就可以了，不用煮开。”谢强拍着脑袋，又想起了什么，赶紧走进厨房，端出一盆淤汁。“这里还有淤汁，大家可以尝尝。”透过浓稠的雾气，谢强热情地招呼着大家。

在谢强家里，我们像找到了农村里过新年的感觉。告别的时候，谢强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他早上去集镇时买了一袋子橙子，给大家每人分几斤。“是我自己的心意，一定要收下。”谢强不容我推辞，扛起橙子就朝外走，站在院子里的老陶赶忙去拦，也没有成功。

车辆发动的时候，谢强给我们挥手道别。我把他叫到身边，告诉他支付宝里转了点费用，也是代表我们的心意，然后踩下油门就走了。从后视镜里，我看到谢强翻着手机，然后朝着我使劲地挥手，嘴里不知道在嘟囔些什么……

那一刻，我突然有些恍惚——我们到底在谢强这里得到了什么？又想要回报什么？也许，这世上有些善意，本就不该用“回报”去衡量。就像谢强发来的那些诗——那些在寒夜凌晨依然会弹出的文字，与其说是作品，不如说是一个守着大山的人，向山外世界发出的信号。他需要的不是我们付的餐费，而是有人看见他的山水、听懂他的诗句、记住他端出那盆淤汁时憨厚的笑。

车越开越远，后视镜里的谢强越来越小，最终和那个村庄融在一起，成了山的一部分。我忽然明白，老虎洞之所以有灵气，不是因为亿万年的石灰岩，而是因为山脚下住着一个谢强——他把对这片土地的爱，熬进了沸腾的黄酒里，写进了每一个向山外发出的微信里。

而我们能做的最好的回报，或许只是在下一次路过时，再听他讲一遍老虎洞的故事，哪怕他话匣子一开就收不住。因为对谢强这样的人来说，被看见，被听见，被记住——就是他想要的，全部的回响。

武當風

评 论

《老生》的民族性与互文性 | 龚道臻



龚道臻，1986 年 12 月生，湖北郧西人，文学博士。现为汉江师范学院文学院文艺理论与外国文学教研室教师，主讲《文学概论》《中国文学批评史》《马克思主义文论》《文心雕龙导读》等课程。目前主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 1 项，校级重点科研项目 1 项、校级教研项目 1 项，在《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东吴学术》《文艺论坛》《阿来研究》《齐齐哈尔大学学报》《汉江师范学院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老生》的民族性与互文性

◇龚道臻

《老生》以陕南的四个不同村落特定时期前后相随的“断代史”为切入点，以一种近乎老生常谈的方式向我们讲述了近百年的中国历史，是现代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在小说的《后记》中，作家这样解释书名，或是指“一个人的一生活的太长了”，或是“仅仅借用了戏曲中的一个角色”，或是“老生常谈”，在这里我们更愿意相信第三种解释，因为不论是革命、战争、土改还是市场经济，这些特定的历史事件一直都是文学书写过程中再三使用的题材，所以从内容素材上来讲，仍属此类。

“小说的开始是一个入门界限，它把我们居住的真实世界和小说家想像出来的世界区隔开来。就像俗话说的，它‘把我们拉了进去’。”《老生》以“秦岭里有一条倒流着的河”句开篇，以现在的时间和视点作为叙事的开端，顺着这条“倒流着的河”来回溯过去，使得开头既身处故事文本之内，又身处其之外。在开篇句“秦岭里有一条倒流着的河”的引导下，作者用了两句颇具隐喻意义的话开启了全篇的叙事，“每年腊月二十三，小年一过，山里人的风俗要回岁，就是顺着这条河走。于是，走呀走，路在岸边的石头窝里和荆棘丛里，由东往西走着，以至有人便走得模糊，恍惚里越走越年轻，甚或身体也小起来，一直要走进娘的阴道，到子宫里去了？”在这里作者似乎在向我们暗示，小说接下来要讲的就是这个山里的人们的故事，同时也向我们暗示着小说的

主题是要追寻历史，是要像“走进娘的阴道，到子宫里去”那般追寻历史的“本真”，因为这番在祖坟前磕头磕出来的觉悟，一旦写出来，既是“一番释然”，更是“一番痛楚”。

民族志：史实呈现的人类学视野

“对于人类学家来说，第三世界的文学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他们是人类学者在田野中从事研究工作的指南，而且也因为它们暗示了民族志形式可以被改造为对本土文学和民族志田野工作共同关注的文化经验描写。”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商州对于贾平凹来说，从记事起似乎就在进行这一场持久的“田野调查”，而且这种“田野调查”是一直伴随着作家的生命成长过程的。这种对于故乡近距离的调查和感受，实际上远比那些专门做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们的田野调查的更加深入和持久，它是一种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多重视阈的研究”。斯蒂芬·A. 泰勒指出：“后现代民族志是诗——不是指它的文本形式，而是说它回归到了诗的最初语境和功能；凭借与日常言谈的表述行为的断裂，诗唤起了共同体关于民族精神(ethos) 的记忆，并因此激起倾听者实施伦理行动”。对于贾平凹而言，《老生》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的“地方性经验”创造，地域风俗、民间传说等地方文化内容不仅构成了作家写作的日常和经验，也在某种程度上建构起了《老生》“历史书写”的情感基础。作家选择通过一位“一辈子在阳界阴界往来，和死人活人打交道”的民间唱师的立场和视角来讲述近百年的中国历史，他“能讲秦岭里的驿站栈道，响马土匪，也懂得各处婚嫁丧葬衣食住行以及方言土语，各种飞禽走兽树木花草的形状、习性、声音和颜色，甚至能详细说出秦岭里最大人物匡三的家族史”，这就使得他的叙述具备了“全知”性的特点，从而也让《老生》具有田野民族志的属性和意义。

就像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以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传奇家族创业史为中心叙写了加勒比海沿岸小镇马孔多的百年兴衰一样，贾平凹通过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至今的几个前后相随的历史故事为商州的村落建立了一套认识和定位自身的话语体系，从而使《老生》这部小说具有和民族志作品同样丰富的地方文化资源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独特的文化单元，也使得小说具有了文学人类学意义上文化真实。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实践理性不独强调民族志研究者长时间‘参与观察’的经历和经验，强调对调查对象生活细节真实性的体察和描述，也强调人类学家在研究过程中的主体性存在。”对于《老生》来说，它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鲜活而生动地描绘出了“我曾经的历史，也是我年来的命运”，尽管这是个虚构的历史故事，却因为承载着作者对于故土、对于历

史的记忆，承载着对于既有文化经验的表达与反思，使得小说具有了一种民族志的意义。

贾平凹既是一位优秀的作家，更具有一位成熟的人类学家所应该具备的素养。《老生》的民族志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它以秦岭山区倒淌河旁边的正阳镇、老城村、过风楼镇、当归村四个村镇为中心，向人们展示了商州的“地方性知识”，表现的都是商州老百姓的日常生存图景，都是老百姓能够感受到、体验到的有血有肉的丰富历史，使《老生》具备了更多活态化的文献价值；另一方面来讲，《老生》是“把村庄、小事件、小人物往大里做，做到世纪的全部历史中去，做到世纪的中国的生与死中去”，《老生》以这种“地方性”经验书写了近百年中国历史的社会变革、文化转型及其背后所形成的的乡村政治生态，并以此来反思历史、反思革命、反思人性，从而体现出作家浓郁的救赎愿景，表现出对人类性的终极关怀。在这里，小说的民族志意义就在于用虚构的故事情节和文学意象传达出一定民族文化的知识谱系，所以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并非只是简单地重组存在于头脑中的那种过去的地方性的生活经验，而是需要以民族志的方法去思考特定的文化族群的多重价值内涵。这时候作家既享受着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同时他又必须遵守作为民族志写作的知识性传统的制约，正是这艺术性与知识性的张力构成了作家的民族志写作的意义。

一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的，“《老生》就得老老实实地呈现过去的国情、世情、民情”，在这里贾平凹放弃了任何启蒙的或者审美乌托邦式理念去叙写乡村，而更多的是以一个“书记员”的姿态在做着记录工作，试图以此来还原一个真实的乡土中国的原貌。“民族志描述的高度情境性——这个民族志者，在此时，在此地，与这些报道人，这些许诺以及这些经历，是一种特定文化的代表，一个特定阶级的成员——赋予了大量论说以‘说一不二’的特质。”作家的可贵就在于他既不粉饰历史也不诅咒现实，而是以一种近乎客观的姿态面对这片土地，面对这篇土地上的人和事，无论它是善还是恶、是美丽还是丑陋、抑或是暴力和血腥，他们就该公平地被记录被书写，因为他坚信，“没有私心偏见，你即便是错了也错不到哪儿去。”

跨文本性：历史叙事的互文性与副文性

热奈特在《隐迹稿本》中提出了“跨文本性”概念，认为诗学的对象是跨文本性，或文本的超验性。他指出，“我曾粗略地把它定义为‘所有使一文本与其他文本产生明显或潜在关系的因素’，跨文本性超越并包括广义文本性以及其他若干跨文本的关系类型。”在热奈特看来，“互文性”也就是克里斯蒂娃所说的“文本间性”，并对此解释为“两个或若干个文本之间的互

现关系，从本相上最经常地表现为一文本在另一文本中的实际出现。”“互文性”的最典型表现形式首先是引语，其次是剽窃和寓意。

《老生》虽然是由四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组成，但在每个故事之间都相应地加进了《山海经》的篇章，而这些《山海经》的原文及师生关于《山海经》的问答的文字与正文中的四个故事就构成了一种互文本。“《山海经》是写了所经历过的山与水，《老生》的往事也都是我所见所闻所经历的。《山海经》是一个山一条水地写，《老生》是一个村一个时代地写。《山海经》只写山水，《老生》只写人事。”这种用《山海经》故事来引导历史叙事的营构方式，不仅为作家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参考，更是使其在世界观和历史观层面上获得启发。正如贾平凹自己所说，《山海经》写的是“作者所经历所见闻的山和水，是一座山一道水地写过去，那里面，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心灵密码。我在小说里，用的就是它的这种思维方式，写的是我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一件件事、一个个人。”在这里，作为上古时代民间记忆的《山海经》与作为近代历史民间记忆的《老生》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关照的互文关系，正是这种相互关照成就了《老生》独特的思想意蕴。

作为一部带有明确政治动机的神话政治地理书，《山海经》的出现“和上古文化走向大一统的政治权力集中的现实需要密切相关”，“通过对各地山神祭祀权的局部认识和把握，达到对普天之下的远近山河实施一种法术性的全盘控制”，并进而为实现走向大一统的文化权利话语提供一种神权政治的空间证明。而对于《老生》这部小说而言，《山海经》的意义不仅在于从叙事方式上为小说提供一种结构范式，而且还在于它为小说的写作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和历史观意义上的参考。小说通过老师对于《山海经》的讲解，通过自然界的动植物的进化来启发人们对于近代以来的革命史及其人性生态的理解。上古时代的历史就是一段人类不断认识自然与征服自然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的去满足欲望的历史，而近百年的革命史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山海经》的反复阅读与百年世事的思考形成了一部宏大而诡秘的《老生》，前者以师生诵读《山海经》及有关其问答形成了一重远古中国的历史空间，而后者则以老唱师的回忆和讲述形成了一重百年中国的历史空间，二者遥相呼应，互为印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将《老生》看做是两个文本所构成的一个复调文本，一个是由《山海经》原文以及师生之间的“解经”对话构成，另一个则是小说主体的故事文本，两个文本的互文性又构成了小说叙事的张力，共同建构了一部关于近百年来的中国革命文化寓言。

热奈特看来，“副文性”是由“一部文学作品所构成的整体中正文与智能称作它的‘副文本’部分所维持的关系组成”，

包括作品的标题、副标题、前言、跋、告读者、前边的话、插图、插页、磁带、护封以及作者手记等，甚至包括草稿、故事梗概和提纲等这些内容也都具有副文性的功能。热奈特认为“副文本性尤其是种种没有答案的问题的矿井”，从副文本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很多阐释正文本的线索和路径。序跋在小说文本的构成中更具依附性，它们“一般是更具体、更细致地关联着正文的副文本”，所以在文学研究中，以序跋为主体的“副文本”往往成为小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进入正文本的一种重要的路径。对于贾平凹而言，长篇小说“后记”的价值已经不仅仅是交待创作缘由和创作意图那么简单了，更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关注现实、反思历史、思考人性的独立意义。所以在进入正文本阅读之前先读其序跋，并依此寻找探索路径，无疑是理解贾平凹长篇小说的一种比较有效的方式。《老生》的“后记”对于小说以民间视角关注历史、反思历史的主题有了一个交待，是对《老生》正文主题的一种延伸，拓展了正文的境界，对于读者理解作品的主题和作家的创作意图起到引导作用，更为研究《老生》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使用“催化剂”（catalyst）一词来比喻诗歌的创作过程，他认为正是这种催化作用最终促成了文学创作的非个性化，所以每一部新作品的诞生都受到了既往的文学传统的影响，同时它的产生又丰富了这一传统资源，并形成了新的传统，改变着既有的文学格局。任何文学作品都会融入到过去和现在的文本系统之中，也必然会对这过去与现在的互文本产生一定影响，所以对它的意义的评判也必须回到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当中。贾平凹长篇小说的序跋不仅可以被看成是窥探其创作过程和创作目的并进而走向其内心世界的一种重要的通道，而且这些序跋文字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独立成文，并与小说的主体文本形成互文，在序跋与文本之间的对话关系之中以一种“他者”视角对原文本进行阐释与解读。



坐看家山云起时 / 国画 / 谷波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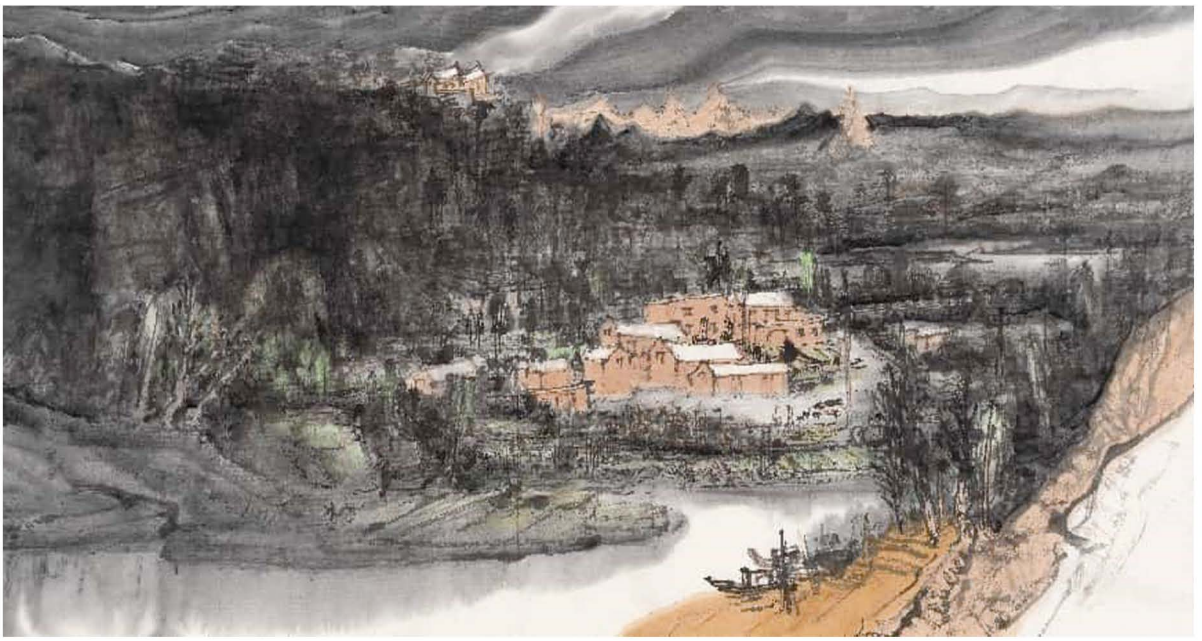
作品简介

F1：国画《家山清音》入选 2024 大江北去——南水北调中线通水暨京堰对口协作十周年书法美术摄影联展。

F2：国画《新富春山居图》入选 2025 年“富春中国山水画”全国中国画作品展。

F3：国画《坐看家山云起时》入选 2023 湖北省文联、恩施文联共同举办的“画说恩施”美术展。

F4：国画《墨韵乡村映春晖》入选 2024 第四届“乡风墨韵”全国中国画作品展。



墨韵乡村映春晖 / 国画 / 谷波作品

盛當風